

書

可齋雜藁卷之十八

奏申

謝 宣諭將命往任荆閩

奏

臣三月二十九日蒙左丞相遣至專使俯宣

聖諭

恭奉宸奎臣熏香端笏百拜祇誦天光下燭咫尺
臨臣不知身在嶺嶠之遠感激恩寵以榮以懼臣伏
讀聖訓將乘國家間暇之際以為牖戶綢繆之圖臣
有以仰見陛下軫慮風寒愛惜日力一飯不忘於
鉅鹿萬里明見於河西可謂規模宏遠矣邊陲局
面更易宜屬重望如臣迂愚而不武譎薄而寡能比蒙
起廢以典藩曾冀效勞而報國詎期塵陋上簡淵衷



賜之細札之丁寧預以宸謨而商略將命臣徃任荆
閩力加整頓且俾臣奮志任責臣聞命震慄慮弗克
勝伏念臣昨由東淮叨恩收召自貽罪戾累玷人言
儻非陛下堅凝聖心力排衆毀保全覆護臣何以
復有今日臣之此身自當塗原潤草以圖報效况被
隆委豈敢辭難臣自幼侍親官游及壯從軍幕府多
在襄漢粗所更嘗第由比年以來未詳彼中之事然
以蕃謨之所指授其在微臣若已身親如推廣屯田
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
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招輯流徙可以固人心
凡此四條委為急務臣載思昔歲承乏于淮亦耕築

之並修六蕃漢之雜處利權既革軍用實繁游經流
離尤費綏輯臣仰憑廟筭獲展愚忠其於邊防果若
家計遂克畢二三城之修浚豈惟省千餘萬之科支
幸疆事之不虞而人心之弗怨今臣若為荆役亦用
淮規所當靠實以亟圖未敢揣摩而踰度措置葺理
嗣具條陳彊敏公廉敬遵砥厲誓竭涓埃之力仰酬
海嶽之恩所有瓊管黎人不靖連歲未安臣調遣兵
將應辦錢糧不敢以殺伐為功大槩以招諭為主近
者軍獲累捷賊有悛心仰賴威靈將就帖息臣已節
次具申樞密院以其羸羸小醜豈足上勤顧憂不敢
輒具聞奏併乞睿照

荆閩回 奏四事

臣猥以庸繆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被煩使戍淮罔
續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曾茂補效自天申命易地上
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賤次亦已兩旬事雖多
端未易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季春三日奎晝誕頌預
授閩規其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
糴建置權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
壯藩屏抗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
之良策當世之急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隆委然
自服膺訓飭願竭涓塵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者既
臨疆場親訪軍民聿昭 聖至萬里之明可無愚臣

一得之獻臣謹不避天威為 陛下條陳之臣竊見
京湖自江北諸城往罹狄難閑田曠土彌望荆榛皆
二十年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可闢之地所患
無可耕之人在我固無出因田之謀在敵則當防因
糧之患比連政制臣所以限於經畫未易廣於開拓
也本司所管江南江北屯田人謂孟洪嘗云尚餘九
百萬畝以臣愚料洪亦夸言僥計夫而授田以何人
而充募稽其舊籍汗漫難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得
其實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
賈似道以盛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闢穡人成功
視珙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

餘萬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此然軍民雜耕官吏
程督牛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於此乎仰而又司存
生券貼支無藝頭目添給月廩浩繁南北之應酬緩
急之椿備奉是數者皆取給焉譬諸常產之家仰為
卒歲之計似道非不欲具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
今驅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方
幸諸屯將遂一稔積雨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類傷於
巨浸歲事已乏於全功而况本司今春優恤佃戶又
以每畝減租二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
數決是不足及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代和糴則恐其
間秋收雜斛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於誤邦

儲糴時一失糴價倍踴將徒咎無及也昔羊祜屯田
襄陽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
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
望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田功之經久堅持定畫
委任責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閑親率
勸課思廣積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湟中
之糴此推廣屯田之說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懋
遷有無通惠商賈往年與金為隣沿邊置場之利公
私共之近歲韓與中國交兵嚴貿易之禁始於邊州
守將博易馬足繼之藥物錢貸私相交關臣在淮時
已親其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

淮邊之皆可自為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臣可私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間之互市異蓋淮去北境止隔一河北客率是賈已貨越吾土以來鬻於我京湖則置場所在此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賈貨而往何啻千里載以舟楫衛以軍兵汴流而上尤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淮之互市不拘冬夏之候荆之互市惟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不敢踰郢矣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夏僅止一兩次貿易似道視珙時固已有加然聞之舊歲不過得銅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滯貨也計其息若贏羨之可數視其本或交轉之尚難所得

幾何厥費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虜情可以得韃馬可以通襄陽一綫之脈志不盡在利也邊臣能為公計苟藉此有餘積亦猶國之外府然若曰目前欲指擬以省科降則恐藥物之類便未得錢軍券等需何所取辦此場必至於廢而不敢為矣又况北方頭目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聽其用而未嘗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略假之乎臣愚欲望陛下寬邊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款敵情異時閭計之可支斯可國費之自省臣聞目今樊城略有北客正欲遣舟辦貨而往初為交易宜示優容若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說

也至於修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武之
國向也壁壘相望蔽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巋然江
北与天下而漢陽耳漢陽距鄂一葦虜不易窺如南
郡城池則近歲賈似道一新規模從事畚築六既浚
淺而培薄轉瑕而為堅矣此外諸城多在寓治鑿斯
築斯固未有及是者臣伏讀修復之訓睿謨宏遠蠹
管莫窺悚然未知所措竊計陛下披輿地圖指示
郡國不忍墮甑之視將復金甌之全聖意蓋有為而
發也臣自抵戎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虜自十數年
來沿邊無可疽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河不殊曩
時擊析之地往以嗥狐狸而長荆棘矣有志之士豈

不感歎况以睿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諸
酋之骨肉方爭中國之機會难得陛下念慮及此
真宗社之福也然前此閹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略
之意或者養威伺釁未見可為度力揆時將有所待
歷年雖久抑亦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
臣無狀今欲付之以此指軀效力固不敢辭但今兩
路城之未復者曰襄郢隨東安信鄴復武當荆門凡
十郡無房元城未暇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
門古郢荆岑通襄脉絡將大為經理之計抑姑為徐
進之規私慮我必守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
速昔趙普論幽燕之伐曰以翰取以翰守以至於孰

可為代規圖天下大事反覆深慮如此犹恐成敗利
鈍不可以逆睹不然則徒為褚裒商浩祗貽笑方冊
也今將為修復某城計則當度有司量功日兵用几
人從何而調力不可盡撤見屯兵糧支某歲從何而取
項是令外辦此一項糧食不妨常券器械從何而辦財用從何而給城
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是軍實所需物：預
圖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孫叔敖城沂之
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愆于素無虛役而有
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於抚輯流
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兵而民之避寇江南者犹
頗衆京湖連歲稍暇而民之復業江北者已漸多且

聞去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携老幼驅牛畜歸返其舊
土者鱗々不絕于道遠而隨寒寒光之郊亦有人矣
其尚寓近裏者則又公家給之牛種處之耕佃聽其
酤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鳴嗷々大不侔矣此固
衆人視之以為喜有識思之犹以為憂也蓋由近日
以來邊人相傳虜哨不入將謂疆場自此無事泰然
散居郊野不復隄防深恐豺噬非仁鷲擊必匿慢藏
啓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此申諭諸郡俾相告
戒類為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有急則收之入保所
行雖若遲鈍不可人意實切於為邦本計也伏讀抚
輯之訓敢不益加勞來安集以稱明天子德意然臣

仰窺聖慮俾固人心意者為蕃漢之揣摩不專為吾
民之流徙與言及此臣罪不勝所恃明主可為忠言
愚臣豈敢有隱蓋自孟珙招納太廣不為居重取輕
之思似道恩結雖優漫成外強中乾之勢今則諸屯
典旅多是其徒有持阿授柄之憂南岸列營抚如驕
子有積薪厝火之慮幸而不發苟以無虞蠶食安居
果將為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其視東淮不及遠矣
臣今雖恭奉宸旨抚輯兩字銘著諸心待之南北之
一家俾無爾汝之形迹然以前人養虎常飽犹恐拂
之所謂詐祖作使未易御者臣嘗觀東漢末年處降
胡於近塞異時列石輩多出其中符堅不聽王猛之

言六受鮮卑之患皆可鑒也此證養成要已非一歲
于此往者則几藉以脅繼者則惟幸其弭若不及今
商確預作圖惟如療病於未病而使医如治水勿与
水而爭勢涵洪優裕勿露机括思所以處之、地用
之、方陰消而潛革之臣恐異時不能不勤宵旰之
憂也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裴度待蔡人即吾人明良
一堂恩深義結固無是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於
拳、懇緯之心尔伏望 聖慈察与大臣而圖全之
以上四事皆恭因 聖明之訓用輒進狂瞽之言嬰
瀆霆威謹跼蹐以俟鈇鉞此外犹有祈控於 陛下
者臣自頻年灾患百念彫零思慮不及於前時材力

豈堪於重任封疆盡瘁所不敢辭餽餉攸司實難共
二蓋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理盈縮之相因人知為
閭費匱之類以相通臣則懼從計支吾久將不逮
陛下且謂日用如故歲入頓虧其可以有立乎譬如
中年之人氣血豈能与盛年比病證方異而医者謂
其充盈取而朘削之使盛年處此亦不可同前日語
况衰竭者乎強曰藉榮以養衛正恐不日榮衛之俱
虛也臣愚欲望 聖慈早賜別選計臣俾臣專意兵
事若或委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使得永有一心展
布四體誓當九殞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骨臆所蘊
筆舌難窮併乞睿照

手奏荆閩事宜

臣無似誤蒙 陛下斷由乾造甫令戍嶺倏俾收荆
食息銜恩摩指難報臣乃者六月六日至治所周咨
輿論既及兼旬嘗具奏函仰復奎訓已於七月三日
附遞投進臣本不當再勤 聖覽第念机事儻不密
則害成人臣寧有犯而無隱用敢手陳瞽見塵紊淵
聰謹條具如后

一京湖自襄失守踰十五年眷言興復之圖豈無智
略之士亦由量力將以俟机臣竊意 陛下興念
畀付有家宵衣旰食不忘鉅鹿為之臣子者拒可
置此度外臣雖駕下然嘗熟思形勢妄起圖惟用

炎天數月之工趨漢江一水之泛乘彼歛迹為我
進屯奚果任責之無人惟恐措置之不力今其偽
位未定骨肉交爭僥或事會之可投毋亦拱手而
弗顧昔王濬贊伐吳之決心恐吳人若更立主則
強敵也今日之事頗類於斯 陛下何惜不與大
臣密議預儲氣力大作規摹寧先計而未可輕為
毋可為而乃至無具方一竟為盜有悔將何追大
要當思趨調二三方之精兵措辦年歲間之糧餉
器械守具那寬就急色、稱是悉皆布置近地勿
泄其机如明年欲圖須令歲當办區處既定然後
需時而動衆謀畢協一蹴而成且築且耕為必守

計此復襄之略也其餘底蘊未敢盡陳

一京湖所管諸項官軍雖通九萬六千餘人任責邊
面江面上下數千里秋防在即見議擺布兵之屯
江陵南岸者如公安松滋安市下沱等共一萬六
七千人距城一江之隔內多北人其屯江陵城內
外者共二萬三千人差出老弱皆在其數城外環
列諸堡障護一水近二十處迤者十數里或二三
十里遠者至一二百里其中分布守把或老小亦
移屯焉少者百十人或三四百人多者至千人總
而計之共萬餘衆此項所占兵力多矣最是望之
雖浩淼一水決之則散漫平原堡隘星分氣勢間

斷姑藉此以張形勢驚虜情則可設或寇入則備
多力寡能為人累恐不能限戎馬之足也。猶幸前
政一新壁壘緩急足以自固耳。昔光武命吳漢伐
蜀進逼成都去劉尚營二十里光武聞之大驚恐
緩急不相及賊出兵綴漢以大衆攻尚已而果然
漢亦自謂勢既不接其禍難量并兵禦之而後勝
此明鑒也。以臣所歷淮間瀝湖芍陂水亦浩渺彼
皆可決維揚堡寨緊在城側我且自毀然則水豈
足恃堡豈可多。陛下試以臣此言扣之兩淮曾經
戰守將校即可知矣。雖然連政規畫既定兵屯方
嚴臣今未敢驟更姑循謹守萬一有警却須臨机

應變別用活法不敢不豫為 聖聰告

一臣前所奏外強中乾之事。凡若危言上觸雷霆然
厥證所不難見。有識實所共憂。臣前所謂處之
地用之。方蓋有二。說謂處之。地者蓋南岸所
聚其徒實繁。稍或誘張。必至震動。莫若用賈誼衆
建少力之策。近者江水泛漲。此軍營寨俱被浸塗。
是雖天灾流行。不能無暑雨之怨。亟加賑卹。僅
相安。或謂乘此水災。作朝廷體訪下之制。聞俾令
遷踏高燥。移寨柵於江北。此一說也。謂用之。方
者。此曹每聞風颺之起。常有飛揚之心。安居無事
非其所樂。諸葛亮所謂住与行勞費等。与其蠶食

內地孰若推鋒向前如將來為修復之圖驅之以為征調之用勝固可喜敗亦非憂此一說也二說雖非過人可取之論然亦銷患未形之方

一權場互市通年夏潦一生南北通買賣用舟載貨用兵護舟僅可貿易一兩次而止八月以後即不敢往矣今年臣之到任已是六月乍到未諳事體本亦躊躇適聞北客見在樊城若誤其此來恐後將失信彼亦具知易帥深慮違約繼而知臣奉命而至始皆懽然蓋以昔在淮堧有曾中馬粗不失信於彼其管場頭目遂以書來催促博易臣猥分邊寄非可外交本欲謝而遣之以比者恭奉宸謨

俾令措置前此兩政已與往來若加驟絕必啟怨釁臣已於數日前辦少物貨專差總管李瑛親往貿易及差兵船防護以往已責令八月半以前竣事而歸向後起息未知幾何目前費本已自不少俟其歸司發貨交轉方見其數或謂官自為之莫若通放商旅抽解分数力省而利疾臣來歲倘未罪去別作規畫臣已續具奏聞

手奏回謝

御札戒諭荆閩事宜

臣今月十日恭準御札臣熏香浣手端笏祇誦天光咫尺奎畫陸離最爾疆吏之微辱茲睿眷之渥臣感惧驚喜交集于中伏念臣猥以庸謬誤被簡知比

當領事之初恭稟宸謨具奏兵事迂踈弗切上瀆淵
聰踏地局天正俟鈇鉞敢謂陛下恢乾坤之度取
芻蕘之言俯錫訓辭申嚴戒飭謂其粗有於本末且
令先定於規模細書何止於十行明見足昭於萬里
有君如此千載一逢大馬雖駕敢不罄竭臣伏讀睿
訓前此批去項目乃要務鉅節臣蓋已仰遵指授存
具條陳大略耕屯今歲既蠲復損前政臨去減額二
分秋夏水損何止
例是召民耕佃
三年後方取課目
清野即住互市新
前互市資易秋深水涸不敢復往常年例是八月
清野即住互市新
年措置勢用通商若制司本錢有限不
放商賈抽解城壁之修復襄
漢諸壘固皆在望然取之非艰而守之不易共圖其

實乃可有為徒啓其机却恐無益前帥今年三月令
張禧成旧鄂州以
人少城未足恃流徙之招輯南北諸人固幸相安然
禧求去已替之可隱之心難尽形之言養成其驕殆非一日粗且姑
息患在異時 臣前已一再敷露其

既矣今蒙陛下令以難易先後區處斟酌臣用展
底蘊以告臣竊謂京湖十數年來以孟珙之威望膽
略節固根盤似道之精神力量頗指氣使有爵賞以
奔走人才有金帛以招徠豪傑朝廷每事寬假有請
曲從皆足以專制一方犹未能修葺一壘今臣起從
久廢本之他長獨賴陛下不以庸愚委任責成固
當畢力一心上遵明訓不當以今揆昔徒費空言然

自到任連月之間審覘司存今日之勢調度如故氣
脉則枯憂責過前運掉寢窘以兼總謂通融而今則
諸路網欠蠲放不貲歲失茶征近千百萬諸軍券食
則分文粒米不可省也變置策應已十數年今罷此
一司制司歲無二百萬之科降而所謂應接西援者
則樞劄行下緩急相應元未嘗道其責鄂無節制近
十五年今以漕兼之於事體固所當尔然司存兵財
大計日置分司于彼賴以應接既事權不一勢至掣
肘分幕之屬總戎之將皆望、請去而况制司茶利
亦自歲失百萬之入天時不偶今歲又無屯田之餘
此去之難不言可想是皆臣所謂調度如故氣脉則

枯者也至於公朝責任則近得廟堂密諭因聞賊有
窺襄之意令遣調教百人先入為主臣不敢有違見
因互市已調兵六百人屯于城中點虜相望鄧樊多
詐叵測孤軍遠戍詎可不憂貿易既歸未知攸繼制
司自來不任糴事近聞朝廷幾誤以耕屯當和糴既
而命糴七十萬石臣不敢有違幸因總所已置江西
湖南北場分亟作收糴及委漕憲相助京湖產米有
限况值水傷出少食多寧免艰糴本錢弗繼尤惧失
時略奉一二大率不易如此而僥使少存事權可以
軒輊其屬幙府許寬於辟士即寄間得以荐人俾共
協心固非所慮其或邊閫艰难之地動惟有司文法

之拘則士大夫擇木而依彼見他閫之擢用如是此
閫之扞格若斯向捷速而今齟齬人將鄙而遠之詎
肯樂附其誰共濟哉是皆臣所謂憂責過前運掉浸
窘者也臣祇戎未久銜戴上恩正願少有以自見固
不敢以是自沮也但得朝廷弗以駑駘易制其視前
後毋過懲抑略加假借則邊鄙間事亦未有不可為
者全在陛下主盟之而已乃若規摹二字明聖格
言儻不思先定之圖而姑為泛應之計是真不可者
臣今據司存局面只得以東欵為先以葺理為急至
於先後難易則互市之利為易見所合先圖耕屯之
事非難行然在後效修復人所難之者然如臣近所

密奏亦豈無區處之方招輯人所易之者然如臣近
所過憂不可無斟酌之策臣之此心惟明其鑒臨
之臣又恭準聖諭守襄之傳不必問其來否當乘
此暇隙亟作家基以互市諭酋長欵其他謀臣仰惟
宸筭洞燭戎情已嘗備見於敷陳不謂上合於指縱
賊雖聲言守襄近據邊報傳聞其酋李幹臣者亦以
五千守襄為憚繼欲守樊又傳止欲守裕矣臣皆曾
備申密院賊謀甚狡彼苟無大氣力決不輕進重地
以臣愚料事未可知為國良謀机恐易失儻不預為
布置大作規模千百孤軍苟於羈旅為作家計臣不
敢具文應承上欺聖聰也憲宗伐蔡裴度贊以斷

与不断之言晋武平吴惟羊祐杜預与帝意合惟
陛下密与大臣熟图之臣語言率直尽出由衷惟
聖慈赦其万罪

回奏 宣諭經理

臣恭準三月八日 聖旨宣諭經理一事固其時矣
須當條陳來上与迓臣熟議臣恭稟睿筭即合再具
開畫聞奏竊念臣自到任以來前後敷陳復襄事宜
上徹 聖聽次達廟堂中間合用兵將錢糧等事悉
已具拙近者正以廟論未定嘗遣屬官鄭士鉉赴朝
廷稟議繼得其報傳道丞相之意已有區處將則許
借呂文德總統兵則許摘調萬人以助役錢則許科

千萬以給用惟糧餉一項蜀未既無指準朝廷未有
科撥若得科二十萬石臣當趨那見米應之度皆察
啓臣已再令士鉉稟聽規畫轉眼四月進止遲速正
當決於此時但為此大役人知其難臣所以仰奉宸
謨願效駑力非特慮彼敵之所有亦欲銷我患於未
形然而久棄弗取今取必爭利雖居多亦豈無害日
前使當為惟征惟築之計事定乃能用且耕且戰之
圖事緒孔繁閑繫不小若非主盟之堅凝孰敢任責
之輕易臣得士鉉書丞相犹慮浮言之惑恐同列之
沮覘此則丞相雖合上意他人未必叶心萬一始謀
勿堅中道而畫却恐貽笑夷狄啓釁封疆此不容不

豫以密奏者欲乞 聖慈與迎 臣熟議早賜乾斷俾
臣得以遵守毋失事機

回 奏經理事宜

臣三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十四日奉
聖旨令分司財用司支撥十七界官會一千萬貫文
付京湖制司椿管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三月十
八日奉 聖旨令沿江制司調遣二千人武定軍都
統司調遣三千人潭州飛虎軍調遣一千人江州節
制司調遣二千人前往京湖制置司增添戍守臣已
具恭稟回申尚書省樞密院外臣竊照朝廷上項科
錢調兵蓋將經理襄峴邊 臣所當遵奉 上命固惟旧

疆但襄自丙申失守委棄十五六年城壁頽毀灌莽
弥望一向揆時度力養威伺釁未暇修復臣旧歲此
時尚在桂林恭奉宸奎俾復城壁仰窺 聖筭意寔
在茲自後屢得廟堂書必勉 臣以經畫 臣巽懦書生
到官未久事非素具自知豈克辦此惟以國恩深厚
詎敢辭難蕃斷壑凝義當竭力去秋蓋嘗一再條奏
即謂事机固自可為事力惟恐不及必假之朝廷之
事力則易欲全諉荆襄之事力則難大要得糧米二
十萬石朝廷及制司各調兵一萬五千人乘盛夏以
進方可有為 臣前後確守此說必蒙天鑒迺若其詳
悉條目則去冬十一月九日嘗具親劄稟白丞相迨

至正初未聞朝廷有所區處臣恐日力易失未免委
屬官鄭士鉉躬詣朝廷請命以決可否正此夙夜鞠
躬以俟固效犬馬之愚以報陛下繼得士鉉書具
傳廟堂指授志在必為將則許差呂文德兵則許調
萬人錢則許科中萬而獨於糧餉一事未有科撥數
目臣已驚懼今則遣將既愆於素期調兵僅半於元
請緡錢雖科尚在遙遠糧米至急未見施行即此規
畫公朝几類於曷覲責之驅馳邊臣豈敢以冒往伏
念臣尚在淮甸連葺秦泗壽三城凡足遣將調兵給
糧備械非朝廷悉加之助則制閫亦無此力然且壽
未成而敵已闖泗僅立而敵已窺雖備殫回圍之謀

猶莫逃挑敵之謗而况襄樊二城咫尺宛洛久棄勿
取之必爭今往必得之之貴守始至則為惟征惟
築之計既定徐為且耕且戰之圖非兵何以布置非
糧何以贍給始謀勿審後悔曷追此不容不瀝血忱
以告之陛下也今日已迫非猶豫之時命令既
放必漏泄於敵在朝廷只得堅持固論以圖必成斟
酌事勢以濟不及載惟此大役色色欠闕如錢楮
之未可以數計器械之未可以件名若將若兵目前
不敢過有請益惟所急者二事其一臣始謂朝廷科
糧二十萬石則臣於總所見運經常券米內那寬就
急趨以應用却將所料米補數今既無所指擬後將

何以爲繼萬一諸屯之具各將誰執此項乞速賜應副其二則上流舟師素來踈略非藉許浦澈浦及下流兵船三二千人由江汴漢上下往來張耀聲勢無以爲護糧之助此項乞速賜差調臣除已一面於所部內差摘兵將整辦聽候外兵之進止惟候此二事以決臣竊計奏徹淵聽當在四月初八日以前伏望聖慈亟命大臣速賜處分臣於四月二十日以前恭俟回降如蒙曲從前請臣即當調兵以進并檄諸路之師陸續起發若出四月則此事今歲不可爲矣傳曰日中必芟操刀必割惟陛下速圖之

出師經理襄樊 奏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南北必爭寔爲國家旧境臣猥以無狀自去夏桂林蒙被恩擢首奉奎畫戒以修復城壁爲事臣仰體 皇帝陛下具念祖宗昇付有家不忘舊物每飯在鉅鹿下圖惟經畫將俟機會臣不揣犬馬之力勉奉鞭策自祇役以來晝夕思慮深恐無以報效中間疊承廟堂指授恭傳睿斷俾竭臣愚臣雖巽懦寡謀列荆日淺揆分義之所及及形勢之相關繆爲疆吏固有不容辭其責者前後屢陳條畫惟惧事未能具力不逮心將負 陛下隆委乃者三月之末連準朝命調兵科錢許給糧米臣方此量功慮事若虞机張未敢輕發而江黃之師

倏集境上三軍將士相與謹傳臣恐此聲已至敵國
賊聞此而先扼之則重貽天顧憂此月十七日又蒙
丞相賜書謂已同東西二府奏之上聽丁寧勉厲戒
以必為臣敢不恭奉宸謨選調師旅乘此春哨初退
夏潦方生布宣皇灵徑趨峴首已於四月二十日庚
戌躬率將帥禡告明神就以是日已時遣行爰遵便
旨命荆鄂副都統制高達任責經理襄陽城壁總統
諸項軍馬京湖制置使司帳前副都統制晉德同共
任責經理襄陽城壁專委以防衛之事制置使司屯
田幹辦公事王登叔通判襄陽府兼管幹襄陽制置
分目總管張禧任責樊城捍禦總管李瑛同任責樊

城捍禦兼提督權場次委總管王該商確軍事路分
李權受給錢糧撰幹楊孝錫同僉分司調江陵戎司
諸軍飛鵲馬軍先鋒軍神臂弩手飛山軍強槍手親
勁簇帳軍共四千七百餘人則叔總管宋永堅路鈐
康玉鈐路史伯英馮安忠高彪賀順等分將之安市
飛鵲精銳馬步諸軍二千人則路鈐張順等將之許
黃州勇信軍三千人則鈐轄韓伯榮等將之鄂州忠
義虎翼軍三千人則鈐轄管仲才等將之總所勇勝
軍一千五百人則鈐轄王鼎等將之岳澧常德壽昌
松滋下沱公安等諸軍共六千八百餘人則路鈐邢
斌李和鈐轄盧秀陳堯卿孫應得路分曹孝忠李兵

等分將之共計官兵二萬一千人皆是選摘南北之
銳以往先是十九日吉文瑄以江黃師五千人至亦
命相繼以發外此諸項兵船共四百隻軍梢共三千
餘人則先期已委路分翁貴李友仙路將向椿年等
部押津載資糧自江入漢至於軍行糧餉最急臣則
幸已卽次那趙制總兩司經常糧米目今至郢者已
三萬餘石入魯淤入沌口將至復州者近五萬石在
蘄黃九江上下者近十萬石見取澧州米二萬石指
準潭州米三萬石共約二十三萬餘石臣見委鈐轄
熊山於江州鈐轄徐青運幹汪應時於漢沌口制幹
趙奮夫路將宋萬年於潭州等處制倉李琪於復州

路分梁定國於岳州料院戴墳於鄂州上流自潭下
流至江沿塗分任催督並令陸續至郢於郢則六置
制置分司僉廳專任餉事命叔安撫司計議官方文
炳主之團集兵民輕艘轉漕而上自郢至襄水程七
百里素多灘險慮防抄截又須計辦陸運以濟不及
見委松滋都統司計議官鄒琳區處欲檄新沅守聶
棠制制机鄭士鈇兼董之須是八月以前二十餘萬
之米悉入襄陽城中除役兵餉食外存留十餘萬石
以餉留戍備至來夏方無遺慮乃若經理之初務要
多得竹木以為排板樓櫓造作等用臣則今春已委
陳宗海葉之才等部兵往均房沿流預期採伐近得

其報已辦巨木數萬竹六二十餘萬緘成牌筏只候
官軍一到順流而下度必不誤指準臣區區經營之
計伎倆止此又慮賊知我師入峴或肆侵軼以乘吾
虛以掣吾肘併選調鈴路溫和劉整馬榮孫威董順
等各以輕捷之卒布置於沿邊諸山險間叶謀守將
糾率寨戍以備不測繼是師行之後臣惟知率司存
僚屬別模等尽心力之所至以圖亟接已置專行一
局令鄭士鈞陳元桂管幹六已面戒高遠而下相期
協力限在兩月要見功緒仰惟上天助順人心思奮
庶几披荆棘立官府以期上稱陛下規恢之略惟
是創殘棄地外迤醜夷今欲三數月倉卒之間復還

十五年高深之旧百色當辦非財勿行一物不牢前
功尽廢春荆閩之枵虛有素而餉計之應允已多見
糧雖那趨而諸屯將有不繼之憂諸軍當起發而庫
管凡乏可支之錙衆目共視一語不虛暫費勿靳乃
可久寧始謀或踈矣免後患倘遂僥倖防冬之後便
當綢繆嗣歲之圖全望朝廷曲賜之扶持不以邊鄙
尋常而槩視俾得畢力征築徐訖屯耕仰托宗社之
灵獲逃封疆之責臣不勝幸甚繼有合行事件續具
奏陳

可齋雜藁卷之十八

可齋雜藁卷之十九

奏申

奏以鄂州分司併歸節制

臣竊惟京湖之重鎮三曰襄荆鄂先朝皆命重臣分
任守帥自襄失守中間荆與鄂分置兩閫至孟珙而
合由是事權盡握于荆而鄂為輕矣十數年來制閫
多委參杭分司于鄂以總軍事而郡守不得預因仍
至此習以為安臣每私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幸無
事則已一旦有警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非良規也
臣去歲領事之初首蒙朝廷命守漕蕭逢辰節制本
州屯戍軍馬臣不勝深服朝廷處置之當所以一聞

成命即方破羣議手自討究盡以奉司所屯鄂州軍
馬撥聽逢辰節制既申之公朝矣未幾樞劄行下猶
欲存制司之體統廼令逢辰止許節制水軍餘仍隸
分司自此又復數月其間掣肘之事有不容盡言者
近以修復襄峴征調四出未暇為朝廷告竊思京湖
一道自昨孟珙以和好往來虜雖間入頻年終無大
侵軼今襄陽既復虜所必爭秋風一生必以忿兵加
我先病觀證或者寔表虛裏之憂同舟異心豈無淪
胥以溺之懼臣夙夜以思正欲少圖更革六月十一
日忽得荆鄂都統張勝書其云於郡吏者如彼十
九日又得湖北運副兼知鄂州蕭逢辰書其云云於

分司者又如此大槩祇因近日一水之泛戎司則以
隄築欲得錢米州郡靳而勿應州郡則以軍兵怠於
隄役分司格而勿行臣反覆二人之書為之驚懼竊
謂此何如時也鄂為江湖一會府所以相維而共濟
者寔二三賢雋是賴其可以杞魯相視如是乎况江
流汎溢是亦易禦之變彼此劍佩互相推避紛紛已
若此設有武騎千羣飄忽臨江又將誰與應之縱使
制臣平時布置嚴密兵家安危在漏刻其能倉卒遙
制于千里外乎事勢至此固有不可沿襲于舊者矣
臣照得都統張勝固荆楚老成之將第去年因逢辰
節制托疾給告連月不出度終非樂與共事臣雖勉

之體固兩月之前亦方以丐去請又照奉司分司史子翬以著幕府之勞近者申辟于朝已蒙除知漢陽軍待次不過踰年臣正欲假此一麾華其出幕子翬方亦有請也臣度勝與子翬之意殆亦皆以秋防為憂其與州郡脈絡相通共治則可茲形迹既異並立委難今恐至此戎帥不容不更易分司不容不省併臣又因忠往歲誤分淮閩以合肥相去頗遠嘗請諸朝命提奉趙希滂兼參謀官管幹留務西埭賴之應接今合肥以許堪兼謀幕亦近比也大抵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令出二三動豈能吉有如蕭逢辰久歷邊陲兼任臺郡俾當一面優有餘才臣愚欲望 聖慈

出臣所奏示宰執大臣密加商確速賜處分如臣言可采乞命逢辰兼本司參謀官仍節制本州屯戍軍馬却容臣以鄂州分司併委之庶幾責任專事權一不至蹈大易輿尸之戒所有張勝欲乞召歸禁衛別付戎閫史子翬欲乞添差議幕俾待新次其荆鄂都統制職事自合恭聽簡擢緣漢陽軍緊臨江面近據守臣楊履之申備禦全然踈略方議修整臣竊見左屯衛將軍湖北總管何舜臣京襄舊將沉毅有謀嘗歷戎帥三為邊守有聲漢陽乃其舊所更歷僭敢以其姓名上備選擇若蒙特加除授俾替張勝則鄂漢中流有逢辰以專節制之叔有舜臣以任捍禦之責

度必能相須以濟共飭秋冬之備上寬宵旰之憂臣亦獲追曠責不勝幸甚

奏總所科降和糴利害

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有危懼上于 聖聽臣一介庸愚誤蒙 陛下隆委以閩蕪餉兩見秋防事力苟可支吾毫髮不敢以塵瀆茲有切於國事之利害關於歲計之經常者二曰科降曰和糴科降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和糴嗣歲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不容不力為君父告所謂科降者總所每歲下半年蒙朝廷貼科創增米三十萬石連政積年以來例蒙依期科撥司存視為經費每至下半年諸

屯軍餉支遣將絕賴以接濟此非因臣任內始有此請亦非因今年經理初為此名近者蒙朝廷檢照年例已降指揮科撥司存正欲分撥治邊諸屯以備給餉繼而關會所屬報到科數則三郡節制司尚欠一萬五千石折屯田穀京湖制置司之五萬石折屯田穀石則本司報到見穀已盡所存黍麥雜色不堪餉軍江西運司之十五萬二千石則欠米七萬九千二百餘石興國軍欠米八千石是今年下半年米未科者猶有一十五萬二千餘石此外所謂合江州截撥淮西米餉二萬石亦未可指準是前項合科三十萬石之米止已得寔米一十三萬石尚欠一十七萬石未

有取撥之地也又况今歲閏十月照經常合科貼支米六萬石見請未報前項既未有見米則此項必又俟新糴司存自比年以來諸此皆是隨運隨支初非有所積積臣去年六月交割到前政米帳具在朝廷數內鄂州軍前并諸屯見在米共三十九萬五百一十七石有零指擬米六十三萬二千一百餘石所謂指擬米者或未運或在路不能皆足而科降之數亦在焉可知其槩矣所準朝廷科降皆是豫先計約措定期日以應諸軍宣限今若使一歲而驟欠二十餘萬石之數委難鑿空取辦臣竊覘廟堂軫念邊餉未嘗不欲如數應副而計房不為寔計姑應行移徒執

已科之名未有寔撥之米三軍張頤待哺一日無食咎在餉臣若司存財計餘裕制司耕屯有收稍可通融亦不至急切如此臣賦分多艱遭時連潦值此窘乏之極凜然踈誤之憂臣所謂科降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者此也所謂和糴者則臣請先言來歲制總兩目合科米斛數目總所常年創增米上半年五十五萬石下半年三十萬石下流生券米二萬石贛州寨兵米七千二百石制司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則是來歲合科米共一百單七萬七千二百石又有今年合科前項今年下半年創增米十七萬石又閏月經常米六萬石通兩項計約則是自今冬

至來歲合要措辦米一百三十萬餘石方能應兩司
經常科降之數倘有券外之費不與為籍在計簿房
臣言一不敢誣也此項米斛在朝廷必皆取辦新糴
粒不可闕者然則今年糴事亦可謂重矣本所蒙
朝廷科糴七十萬石江西湖南兩漕司共科糴七十
萬石果使皆如數糴足亦不為過多諸路或得粒米
狼戾亦不難辦今歲湖北水潦慘於去歲去歲猶有
米可糴今歲未必可糴江西則臣得提奉徐夢衍書
方云苦旱湖南則臣得漕巨鄧均書亦云闕兩臣觀
兩路歲事已無全功今年新糴必皆費力朝廷若欲
糴寔米須科撥寔錢司存及時措置優價招糴猶可

效力今總所準朝廷科降共二千八百万計今數內
一項制司舊奉錢二百五十万貫則去年糴事雖委
制司寔總所任責總所方以陪費請制司又安有餘
財朝廷但知裁減米價增添銀直此錢寔無有也一
項廣東提奉司銀八万兩折價自江陵至廣州往回
四五月每歲解發銀綱至所動是經歲今縱目即差
人取錢豈能及新糴一項令取制司交割銀六萬兩
折價制司元交委有此項銀兩臣任內不無那借支
動有借作調遣支犒用者有見椿他郡備犒者有打
為銀盆銀牌在庫者些小存在留以激勵三軍盡數
取之帑如洗矣緩急何以措手一項科降官告度牒

準折此在他同用苗頭數糴則可在總所依市價招
糴則難蓋數糴則派付上戶、、不敢不受招糴則
支付民旅民旅望而不來若令鬻價糴米則此豈旦
夕所可發泄所謂見科到寔錢止是封樁庫一項支
撥十七界京交五百九十万新米糴價司存猶未知
高下姑以去年米價準約則僅能糴及一十一方餘
石臣深恐計簿房因所已科之數便指為已辦之米
上誤朝廷之歲計下誤邊鄙之軍食他時朝廷不問
所科錢數虛寔但謂邊臣不能辦事或以無糴之米
指為科數豈不利害魚目今新米上市價直尚廉指
置失時轉是增倍此六事理之所易見者及今不以

實錢收糴委為未便臣前者正慮及此嘗申朝省今
歲乞免委本所糴事近自恭聞指揮日夕憂慮為之
食不下咽大懼誤事臣所謂和糴嗣歲之所仰措畫
有弗及尤可慮者此也伏念臣猥司邊閫其於總賦
之事實無兼人之長職思其憂有如前項利害豈容
隱默欲望 聖慈特賜軫念邊餉閼繫宣諭宰執大
臣察臣所奏無一非實將總所今年創增未科米科
支實米以濟目前之急今年新糴、本錢科支實錢
以備嗣歲之計仍乞體念本所連年疲於糴事特與
減損今年糴數撥付他司庶易辦集豈惟愚臣之幸
實國事幸甚

奏廢罷茶局科助

照對臣蒙恩承乏上流亦既閱月首聞朝廷收諸司茶局之利盡歸公上此在前政已自遵承况如微臣惟有恭奉然其間有因仍而尚在不容弗別白以具言竊見制總兩司歲仰茶利以佐軍費總所約收數百萬制司亦收數十萬今諸局悉廢矣其尚存者惟總所之鄂州金口制司之岳州楊柳灣乃是各處土着此小食茶皆以步擔往來初非連艘巨販竊知前政曾申朝廷乞通此一綫之路良亦懇切至今未準回降却聞嘗得提領書報許以金口而上自作斡旋意謂存十一於千百以此兩局尚仍舊貫然自連月

更張之後已非往時收趁之比蓋緣朝廷未有明降指揮將許令兩處存留將俾之一槩禁止以致民旅懷疑官吏蓄縮或因或革未知適從臣竊謂茶鹽固之利权假之方鎮則以供軍收之公止則以裕國惟上所命孰敢不共但以國計固貴於阜通兵計亦不可以驟乏司有只當量其出入以告朝廷必能权所取予之方臣頃者備數淮堧朝家收回鹽利遂蒙每歲令項科降獲免之具又蒙姑留淮安州北神場連海鹽一項稅錢許之仍收貼助是皆近比可考不誣茶鹽等也敢援是以請區區欲望朝廷重矜邊計詳酌事宜俯念兩司茶利驟失自今歲以往每年特與

科撥各若干以示補助以濟乏絕不勝幸甚其金口楊柳灣兩局併乞取自指揮或與存留或悉住罷臣敢不遵奉惟謹

奏乞免今年和糴

照對臣兩年承準朝廷指揮和糴糧餉為數浩瀚知敷派之非便惟招誘之是行官價既俾之隨時民旅自樂於為市不謂去秋州縣因歲薄收謂糴妨民奉行監司風旨多事阻遏致使糴場官吏束手而無策富家巨賈重足以避禍或榜江津或罪牙儉姦民負官錢者所屬不與理索巨室領糴本者越月輒以退還指嗾諱徒裝撰誣訟他司務徼美言本所所盡萃惡

名臣以職守所關只得黽勉自任中間掣肘不可具言幾誤軍儲幾失歲計茲幸仰賴公朝主盟舊歲七十萬之糴僥倖通融及數蓋不勝其難矣兼之每年糴本司存不待朝廷科降預先截撥諸州綱解銅錢趁時措置今不可以復行矣每年糴價朝廷所立常少本所、支常多合無力可以陪貼矣又况總司子司自来本有體統軍食民食豈可不相為謀今來新年和糴在司存事力事勢委是不復可以任責若不預先控苦臨期或誤指準申請已晚區、欲望聖慈特賜矜體念兵餉關繫至重察臣非敢辭難宣諭大臣早賜處分以溥祐十二年和糴米數分委江西湖

南北監司任責按時招糴不勝公私之幸若仍舊委
令本所寧乞將臣免兼總領職事

奏湖南運司合支水脚

照得制臣管軍餉臣管糧漕臣管餼祖宗舊法中興
以來所遵行者惟京湖制司因循权宜之陋今合是
三者併一司任之厥惟難哉兩年以來因運襄樊生
券糧米蒙朝廷科撥湖南漕司米斛若曰官以運為
名運以湖為地此漕臣所合出力任責去歲省劄元
行責之湖南漕司都吏措置運發至襄陽施行本自
曲當本司以地里頗遠與之折衷自潭而荆漕司任
之自荆而襄制司任之此亦頗合人情矣運使鄧安

撫老成體固後來一半水脚亦每通融支兌本司賴
以僅追曠責今來淳祐十二年分蒙朝廷先科米一
十萬石繼蒙再科五萬石本司申獲朝旨其先科十
萬乃令制漕兩司各認水脚一半本司不敢推托遵
奉指揮自春半委官團雇網船賫帶一半水脚往漕
司関請一半措置催運趁水裝發今乃涉時數月適
值漕臣新舊之交懇請再三貌不相應漕吏祇以無
例藉口不思中興之初岳武穆復襄朝廷至本湖南
一路委之兼制嘉熙間朝廷亦以撥隸京湖豈但區
區之水脚此在今日固非所敢援本司稽諸故府檢
照取運體例因得淳祐三年湖南漕臣范煥章應鈐

任內備牒本司公文考其前後該載則自淳祐元年
運米已援嘉熙例淳祐三年運米又援元年例皆是
湖南漕司出備水脚范煥章乃近世名監司號有風
力其視王事所在則不但於運費弗靳所以待遇制
司亦存事體公文灼然可考本司近不免以此真本
封呈湖南運司今來先科十萬石雖蒙省劄已降指
揮令湖南漕司於鄧運使所趨剩錢內利撥十八界
京交五萬餘貫付漕司充一半水脚餘令制司貼認
已費應辦所有續科五萬石未準區處在本司既無
力可以取載在漕司惟恐復不相體恤若照范運使
體例上項脚錢並令湖南運司盡數認支無可辭者

所合將元得范運使公牒真本繳奏伏望 聖慈軫
念本司經理新復難於往時劄下漕司遵照舊規共
濟國事將上項續科米五萬石任責運發認支水脚
令赴本司交卸所有運至襄樊一段此却本司自任
其責將來亦合令京西湖北兩漕司均認庶凡不失
朝廷設官分治之意

奏襄樊經久五事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巨猥以無狀仰奉
聖上廟謨雄斷賴將士之力披榛蕪治壁壘亦既換
歲粗臻厥成第惟圖經始之功固難為經久之計尤
難其有合行規畫事件嘗博詢之衆論有當急者數

條輒不避天威謹開具奏聞于後

一襄陽一城周圍餘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夾漢而壘要非三萬人不足以守見今屯戍計二萬一千餘人賴固威靈連月修浚捍禦粗無踈失然諸軍皆客戍也春事既定他路所調者將歸元戍本部所調者亦當踐更士卒寧無家累之懷思往來且有道路之疲弊兼是軍身出戍老小在家生券家糧官給兩分此非可久之計也臣向在淮閩修復壽春次年即移屯廬州義士軍七千餘人改付壽春駐劄自此壽春兵戍遂省此一項生券而此軍亦與此城相為固守今襄陽戍兵恐亦當用此

策竊見荆鄂諸軍內多有舊來襄陽軍籍累年內徙雖若重遷中間邊人亦自懷旧僥能處置以得所必有勸率以願歸臣愚擬乞朝廷行下制司與軍前商確且以萬人為率議令移屯或全軍或摘北軍臣去歲已曾支錢令襄陽府計置創造寨屋萬間以備屯駐臣近又曾行下襄陽府內戍軍有願授田自耕將來欲移家者令以近城良田給付姑以此誘之但以軍人挈家就道券食僅給其身一行移徙費用官司所當優恤臣計筭一萬人一年生券合該米九万石十八界交三十六万貫若蒙朝廷捐一年之費下制司分作兩次給付願移

軍人於起行到戍日各支一半米恐欠闕正色俟或以一半折價俟其到戍之後則各人熟券即係總所任責向後此
万人不煩朝廷科降是雖一時之費實永久之利
也若得萬家在寨同心如城邊壘之根本固矣第
或謂萬家移屯除軍身外姑作一家三口則是三
万口不測圍閉恐糧食無以濟給此固不得不慮
者然此事區々無緣一旦驟以萬人遷入所當立
定規模逐旋措置在制司亦當預為緩急貼助之
備在本府則當援以養種贍給之宜在官軍則亦
必自為營生之業全在守臣得人切々然視此如
作家計經紀俾令刑遷如歸則事無有不可辦者

不然徒以苟且過歲月非所以為國計也

一言經理之計於今日者莫不以屯田為第一議豈
不曰襄陽沃壤弥望歷年荒蕪因田致穀軍可使
耕募民實塞農必願往可以減戍役可以省轉輸
此策忱目前所至急者然巨觀古今耕屯邊寇不
入則穡人成功圖惟以漸則可責辦於速則難蓋
今襄陽漢水之外即是敵境漢莽千里久無人煙
募民則舍易而就險用軍則喜逸而惡勞亦人情
之所難非威勢之可強今須當用晁錯之說張全
義之規以勸之一字為主先給以本末可便計其
利官司只得備辦農具貸借牛糧開墾之初与免

官課措置有緒量納屯租官耕則選委將士分任
拘確民耕則招募頭目團結隊伍無事則出作有
警則入保許以開荒若干收課若干補轉官資以
示優賞仍從朝廷精選材能之士專任綱領之責
俾與襄陽軍前商確區處亦如往歲官屯計所收
議賞耕近毋耕遠種早毋種晚毋苛取毋私收若
是經畫一定又幸無虞加以歲月課效見矣臣自
去年以來已屢論本府及分司留意耕事近者東
作亦已行下令廣作規模許以軍民雜耕節次已
發并見發牛伍百餘頭種、數千石見令催趣指
畫但司存事力未免窘於用空言恐不能動於人

須得朝廷專設一司官吏別科一項錢糧優立一
等賞格本司却當相共審度區、異時墾闢既廣
登歛有成用理軍餉悉惟朝命其欲圖耕屯之實
必出於此

一前項所陳曰移屯曰耕屯無非為省券食計然邊
城新復三軍以食為命一日不可乏供經理之初
勢須朝廷更與令項應副三兩年軍券乃若漕運
一事疇昔承平所難今糧米自江西湖南出產之
地運至荆鄂間已自經涉况自漢口沌口魯湫柳
子口等處由復入郢遠者一千四百里自郢至襄
又七百里中經白湖諸灘之險且有哨掠邀截之

虞全藉春漲而取諸江夏潦而泝諸漢秋防未動
歲計已畢然後恃以無恐竊照轉輸本漕巨職也
制司去年叔宜措置竭力應辦僅克有濟今運事
又及時矣巨固不敢遽諉他人見辦輕艘以備津
載然獨力懼有於遺慮而責任宜委於專官昔者
岳飛統復襄陽朝廷即命沈昭遠應辦糧餉今來
欲乞公朝選委京西轉運一員專一任責庶幾兵
食不致闕乏臣又有一二愚慮昔嘉定間東陽陸
運最艱朝廷科降不理資次監鈔三万袋下京西
運司許召商旅運米若干至東陽支鹽鈔若干袋
一時人競趨之糧以給足今乞倣此以募大商之

願運以往者昔端平間淮西糧運費力朝廷命漕
臣委官於鎮江置局辦舟發米自運河出淮至光
豐間者猶記三四萬石減舉主一員今乞倣此以
勸邊吏之出身任運者此皆犯危冒險非是不足
以使人也敢併備米擇

一襄陽雖重鎮往年諸郡按堵聲勢聯接屹然據南
北之要信如常蛇首尾之相應今不同常時矣自
水而至郢城七百里自陸而至江陵亦四百五十
里相去遼邈若是所賴漢江水泛轉輸之可進南
漳山險間徑之可通形便勢捷固圉之所必守也
但載觀日前地利荆襄郢三州在今猶鐫脚也譬

指常貴於運掉脈絡不可以斷續然則控扼所在
居三州之中者實惟荆門其如舊治平夷素無險
要沮漳寓治僻在濱江往往皆非可守之地採之
衆論以謂曩歲制臣孟珙曾委官相度利河嚴山
兩處正在荆門管下欲於此而為經理之地蓋其
去襄二百餘里去郢總數十里俯瞰漢水相連黃
茅諸山水運而上者必經陸行而北者亦近或謂
荆門當移治於此擇利據險以為襄郢聲援居常
糧運則可以艤棹緩急調遣則可以駐師縱有寇
入亦可以使無扼吭拊背之患其言委有可采但
與一州郡添一城守此豈易事司存人力財力俱

有所不及無已則命一勇將據山傍江姑且作一
大堡屯兵二三千人俾事耕殖招集休養以漸經
畫姑俟三二年間事力有餘然後遷沮河寓治之
民居焉幸而底成悠久之利也此事本司未敢輕
易區處如朝廷以為可行乞委官相度仍須假以
兵糧之助則諸將中必有出而任責者

一襄陽新復之地以十五六年狐狸所嗥日月幾何
粗立官府城池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
市井未阜通戎虜常有闖伺之心民旅猶懷顧慮
之意若非朝廷每事優卹其在邊郡何力支吾臣
前項所陳如兵食地利固至重矣其次州郡之立

則又以官民為本竊見京襄之民屢經寇擾久困
流離或耕鑿山谷以苟升斗之粟或迂移入城以
趨錐刀之利縱云復業生意未蘇今乞照淮邊近
年優卹體例將新復州郡應干租稅各與蠲免伍
年庶有以慰邊民懷土之心迺若仕於襄郢間者
類多孤寒身冒險阻捐棄親戚本為尺寸之計出
入行伍且無俸廩之優雖云居官、况何有今乞
照江陵郡官減奉體例將襄郢諸郡文武官屬端
的在任宣勞人任滿酬賞外許從本司保明更與
陞擢選人與減舉削庶有以為士大夫趨事赴功
之勸

貼黃

臣竊照京湖兵力昔號強盛自淳祐減額後尺藉
日以削比年虜無大入所備不過江陵一城及上
流邊面今襄樊郢皆城矣備多則力寡表實則裏
虛勢使然也目今襄陽見戍兵內四千人係江淮
湖南所調旦夕春深無事皆當歸戍向後秋防若
只用本司兵力分布必有不敷緩急道路梗塞遣
援無益臣竊見數年以前京湖之兵力有餘而江
淮間不及朝廷歲下荆閩調五千人戍安豐且嘗
移屯京湖一項軍馬屯京口以備策應今日之事
則江淮有餘力而京湖為不及每年襄戍若非朝

廷攢那貼助則城大人少恐有遺慮欲望 聖慈
併諭大臣候入秋日仍將回戍江淮兵湊五千人
調赴襄陽同共捍禦俟將來經理有緒兵力稍壯
却与免調

備襄陽分司王制幹兵冊取鄧

臣不避天威輒有聞奏臣粗習為吏本非知兵正以
守邊之罔功願致為臣而俾去不當再有陳述實緣
舊歲因襄樊之新復不得不並用征築之策近者因
淮寇之未去未免復略調牽制之師大槩皆用寡以
襲虛初非敢動衆而黷武幸無損失所向捷聞皆宗
社之有灵與將士之僇力屢倖首首稍懾戎心前後

並已奏陳睿聽外惟是襄均守倅累以兵冊來告謂
河南惟鄧為大賊兵所比去襄繞百八十里鄧不去
則襄樊均郢皆不得安程進屢有結約欲以兵取王
登相每商確每贊其決臣自度無羊祐陸遜之才且
懼犯蔡謨孫綽之戒与之論難反覆非止一次臣始
語之以端平前我有襄金人未嘗無鄧不必去鄧而
襄自可立進登等則曰金人有鄧不足憂韃人在鄧
不可玩臣又語之以襄我舊物得之尚慮難久鄧隔
虜已幾年縱得之豈為我有乎進登等則曰得之非
為能守止欲平其城毀其巢使賊不得藉資糧以為
我患臣又語之以平其城保其不復立乎雖鄧無資

糧豈敵他無資糧乎進登等又曰賊城之毀者多不
復立賊糧之遠者則未易致臣又語之以襄我當復
人尚以挑敵言鄧乃券外不幾深結敵憤徒厚其毒
乎進登等又曰取之賊至不取賊亦至取則賊有所
畏而無所資不取則賊有所資而無所畏賊能以春
冬撓我我豈不能以暑月撓敵臣又語之以復襄上
命也師出猶為有名取鄧非上所命師出安保常勝
進登等又曰將在外大夫出使事有當為專之可也
豈可先以利鈍二其心哉臣又語之以襄復未久元
氣未固果欲有志于此猶當稍待歲月視吾力有餘
而後可及進登等又曰抗會難得易失智慧不如乘

勢鄧適人心離兵成虛失此不取異時賊添重屯不
可取矣臣又語之以兵家知彼知己者勝不知彼知
己者敗今鄧之謀傳雖爾安知賊不匿其大馬壯士
多詐以誤我且宜謹護於士氣未可輕用於國威進
登等以此其說稍沮乃者不過俾之慶勢酬應從事
攻撓姑翦其枝以攻其心此策蓋亦不可廢者近因
程進等全師告捷將士為之踴躍思臣已即行下
諸郡諸軍並仰休息且當養威持重以備秋防豈敢
再有它議今月二十五日忽得王登親劄具言鄧有
可勝者十欲於六月間棄用三千人攻其南均用二
千人撓其北尅期併力齊集城下杜其城門若有內

應則納其降而夷其城若無內應則掠其野而俘其
衆往來之間不過十日鄧不降則走耳臣詳讀其書
如登亦可謂忠於謀固勇於任事其言固未必皆是
其策亦不可尽非臣周旋邊疆三十年亦嘗屢為人
幕客觀登議論委所不及所請固非有甚高難行之
卒但以六月出師士卒未免於勞動兩軍對壘利鈍
不能以逆知雖邊臣有志之可成恐或誤無故而輕
卒從之固不敢當此責止之又無以塞其言昔諸葛
亮不用魏延之謀趙奢能用許歷之策一取一舍成
否係焉用敢以登親劄繳塵睿覽臣已報之緣見乞
休致令登需聽宸筭伏望 聖慈宣示輔臣詳議可

否如其說可行乞徑劄京西安撫副使高達斟酌調
遣如一行錢糧令王登親往軍前任責應辦只許限
以往來旬日保無疎失乃可發用如其說難從伏乞
留中免賜施行仍劄本司遵守

可齋雜藁卷之十九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

奏申

回 奏邊民習射指揮

照對本司先準淳祐十一年十二月空日樞密院劄
子節文十二月十八日宰執奏事恭奉 玉音邊事
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之利昔神世衡
守青澗城每於平居暇日教民習射羗人畏之不敢
近塞其法具在可以推行今本司遵照上件指揮講
明區畫倣神世衡之法詳議激厲仍須行以不擾不
調遣不科抑各令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其自便所
有邊江邊淮縣鎮鄉井勸諭鄉豪令各任責區區劄

付本司關牒施行本司遵稟指揮除已於正月二十一日備劄各郡遵照施行去訖續於二月初二日再準樞密院正月空日指揮節文大意欲令沿江邊淮之人習弧矢之利各護鄉井不調遣不科抑弱者貧者不必強之其強壯者不可幸免自郡城之外縣鎮鄉村却在州郡勸諭鄉豪給以文帖各令任責習射內沿江州郡所管屬縣去江面太遠者不必施行其置弓矢或角弓或木弩或手弩各從其便專在太守留意講明行之有方使事集而民不以為擾誰不樂從所有激厲旌獎之方却在推行青澗城之法條具以申劄付本司遵照已劄事理疾速措置講明不得

視為常行劄到限一日具遵稟申本司除已恭稟指揮於二月初四日回申樞密院仍遍劄諸郡催促施行外又於二月二十日再準樞密院檢會前項指揮照得自劄下雖間有申到遵稟尚未見條具合行事件再議劄付本司遵照已降指揮疾速條具申樞密院本司除已於二月二十二日恭奉指揮又行遍劄諸郡催促條具遵稟回申外今來截日緣未見諸州申到所合恭奉廟謨先自本司講畫推行條陳于後一弧矢之利邊民之所當習而况荆楚素多奇才劍客方當用武之際誰無赴功之心今者恭聞 聖上垂意憂邊教民習射必知踴躍以思奮本司今

當鏤榜徧行曉諭俾令生業之暇相與從事於此
異時推行之久閱習之精在城者足助守於城壁
在鄉者可自衛於鄉井其於邊防委非小補所有
鏤榜務要邊民通知上意辭不容繁謹以一本繳
奏伏乞睿照

一恭誦 玉音以种世衡守青澗城日有教射之法
令倣以行臣謹考世衡初在青澗逼近虜境教吏
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以銀為的中者輒與之
以至爭徭役者以射中則優有過失者以射中則
釋由是人人能射繼而世衡守環亦教土人以守
夏戎不敢動真良法也本司未奉旨揮之前自前

政以來至臣任內日設銀的於武觀教場聽軍民
吏士從便自射中的者與之行之累歲不廢此正
倣青澗之規也今益當推廣是意以勸誘能射之
人添設射垛銀的於本軍教場止許百姓射如
優役免過之事亦當与官属將校商確隨事區
併當徧劄諸州講明施行矣

一伏讀密劄指揮既令行以不擾不調遣不科抑止
為自衛之計又令貧弱者不必強彊壯者不可免
弓弩箭隻則從其便而自用與夫責勸諭於州郡
給文帖於鄉豪凡是數條蓋已講明詳而區畫盡
矣臣敢不遵奉以此意諭之民間以此法責之郡

守鄉豪有能勸率者當假以名目勉以事功士民有精於材藝者當隨其藝能給以賞犒當推行自江陵始所部州郡嗣當一體施行

一江陵舊來士人習射則有弓會民間習射則有義士義士中間久廢弓會至今猶存月季按試春秋教閱率有添給有犒賞今恭奉朝廷訓習之意當益告諭弓會諸生精加留意檢奉義士元籍更當施行已先劄江陵府日下措置照舊來體例委官提督其餘諸州俟條具到區

一照得鄂州制置分司亦有士人弓會係前制帥孟珙任內曾申朝廷將京湖向來殘破去處中補士

人做軍伍之法分為左右部名曰育才弓會每月

一次指賞習射立為定額三百二十三人於義捷

崇信等軍逃亡人內刷填名次後來又改撥付虎翼諸軍幫放見係荆鄂都統制提督因循歲久頗聞名籍雖存往往藝不精而廩徒耗今來併合申嚴曉諭已劄令鄂州分司逐月拍試別立賞格以示激勸其屢射不中者落籍以射中者充補

一京湖所部諸州恭奉指揮本司已屢次催趣條具俟其申到事理容本司逐一更加斟酌擇其說之有便於民有益於邊防者又當從而報行併俟類

聚奏聞

回 奏置游擊軍創方田指揮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準樞密院當月空日劄子恭奉 御筆指揮本司除已先具遵稟回申樞密院外今開具下項

一恭奉 御筆近聞虜騎之來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為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方欲嬰城退守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方欲開關接戰又有兵連禍結之憂今朕欲於兩淮沿江各立一項遊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有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持重偏師持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

此項所準 御筆指揮臣竊惟置遊擊以備應援

此實今日禦戎之長策 聖謨遠慮及此三邊豈

勝幸甚所有江淮間近事臣不能尽知但聞江上

連年招募策應精銳諸軍比之臣守維揚以前兵

籍已增此在各閩自能條具臣職在京湖夷攷兵

籍則端平以前未暇遠論只以嘉熙間兵額猶及

十三萬人自淳祐初揀汰之後惟以九萬為額今

總所見幫口券已是溢數十數年間京湖邊面不

過只守江陵一城及上流江面餘多寓治頃自前

年城郢去年城襄樊又如成武當成漢東之類未

免以向來一塊兵力釐而分之此表實裏虛中外

之所以交懼也襄樊兵屯之事臣方將別具條畫
外所置游擊一軍使之張耀声势上下應接其視
倉卒請援調師千里之外先事而具與緩而不及
者大不作此委目前所當亟作區區者但以總所
管認熟券制司管認生券歲有成額受給之官猶
且凜凜有之與之憂今若創置一軍須用朝廷令
項科撥錢糧如淮東忠義制勇軍淮西義士軍之
類乃可竊見鄂州節制司見行陳乞添招水軍三
千人正未有闕額可補臣切思襄樊既復將來勢
用移屯內地之軍以實邊壘其在內地却必用增
益兵力以補不及節制司三千之招未為多也臣

愚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且從鄂州節制司之請

今日下措置招募強壯五千人效金陵游擊軍例
立為游擊水軍科降身子錢每名且以十八界京
交四十貫為率軍裝在外發下鄂州節制司措置
招募每人日支券錢三百米二升半計算每歲合
科米四萬五千石錢五十四萬貫徑自科撥付鄂
州節制司任責管餉專一充作游擊應援調用不
許調入邊城守禦庶凡上荆下鄂氣勢聯絡緩急
足以制敵非特小補

一恭奉

御筆又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虜騎奔
突邊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

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洫使虜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為耕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遺意也边防二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條上便宜以寬憂顧故茲劄示想宜知悉

此項所準 御筆指揮巨竊惟浚溝洫以遏虜騎此實今日制虜之一策 聖訓丁寧俯及邊臣所當奉行巨所賊京湖竊觀部內形勢有依山以為險有阻水以為固江湖漲潦未涸則武騎無所用其長亦有山隘險挽馬不可以並馳者此等去處邊民隨地設險措置寨柵無事則散而耕種有警

則自為保守往雖不藉此亦可其如襄秦至郢荆如安復至漢陽無山無江湖去處平田曠野茅葦弥望胡馬東西飄忽去來如風雨若做方田之制遵行溝洫之規以護農耕以限边界此忱不可不作措置者但京湖自端平以來邊民流散十年生聚氣力未還往年制司不許農民遠出搜邊盡拘諸瀕江之屯又幸值連歲虜不入邊三時不害諸屯僅見功效數年以來因措置江北經理邊民襁負復業散入諸山寨水溢等處隨其地之所有以自食生理可想官司欲行結集勢如團沙稍急迫之即且奔竄今若以此事資耕農措置恐無力

可辦惟當於官屯去處逐旋奉行然上下地勢延
袤工役浩穰人力事力不可不豫為之計本司地
在澤國農田以隄為命兩年以來困於一水江漢
湖瀉渺成巨壑瀕水堤岸十决五六去歲費盡工
力皆成虛設不敢贅及矣見今自江陵管下直至
漢陽江南江北兩岸合修之堤何啻千里自去冬
分委總管鈐路諸頭目人起集義勇丁夫措置修
築以工計者近三百万見役夫一萬九千餘人因
其飢荒濟之口食以用其力約用物斛十四万三
千餘石又以十八界交二十八萬五千計目前僅
能了畢四十二万餘工勞民費財役未及半而倉

廩竭春水生矣凜然方惧堤岸之未濟而從事溝
洫委是力所未及今只得遍牒沿邊諸州郡本司
諸軍屯令遵照宸謨一面條陳方略各就耕種之
所隨事力之多寡為規模之廣狹任責頭目竭力
措置由近以及遠先易而後難各令開到溝洫繪
圖具申如此行之加以歲月必享其利但本司事
力諸州事力皆非餘裕人夫服役畚鍤即要食用
大抵官司欲興一役非錢米不行更望 聖慈宣
諭大臣候江淮條具申到併賜一體裁酌或与科
助庶可責諸州之實效謹錄奏聞

申朝省乞以和糴轉官加贈 先父

照對某準尚書省劄子以某淳祐十一年分和糴七十萬石四月十五日奉 聖旨某特與照例轉行一官某沓被隆恩感懼交集敢布蝼蚁之悃上干雷霆之威伏念某妄一繆庸誤膺煩使恩榮已極分量已盈載思昔者先父某艱難效官劬勞鞠子素嚴教忠之訓每授從政之規某今更兩鎮之除忝八座之列退而自揣曷克臻茲有如先臣粵由初筮即以征官而在安陸力贊守將而當金圍以弱卒數千人捍孤城百八日一時之士宣勞獨多而口不言功賞無異衆制臣嘗採衆論聞之中朝屬當講解之初僅升名次而止爾後荆淮涉歷州縣驅馳多在倥傯之衝備

嘗險阻之事嘉定末年受任餉蜀時連政每以匱乏告不啻歲科一千万之有奇先父始以打算行繼而減作七百万以為率五年于役一賦弗加其視前官不但費省至於去替又以羨聞平生姓名不玷簡牘雖在歸里之後常懷報國之心微臣不天無祿即世官不遇元士位僅至亞卿賴漏泉之恩疊加意結草之知未泯顧某何者乃位過之今者糴賞一官用是未敢祇拜雖回授止許及於後嗣而愚意擬用答於前人迫於蓼莪之私為是草茅之請惟恐舊無典故不敢上瀆聖明伏望朝廷軫念真忱特賜敷奏將上件轉行一官恩命特與於先父某見贈宣奉大夫上

加贈一官非特有以廣聖朝孝治之澤而某一日溘先朝露亦有以見先父於地下實維莫大之賜

申密院照戎司兵額

準淳祐十二年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節文云本所照得當來紹興置總係以湖廣江西京西六路之賦專一餉江鄂荆襄四大屯之正軍沿邊戍守皆係都統司分任秋冬則增調春夏則減撤總所不過止是給餉四大屯軍馬自開禧嘉定以來軍政日壞各路有制閫各州有節制往往侵奪諸戎司杈柄初招軍分理填闕額以此各處之新軍日添戎司之舊軍日減積而至於今日沿江諸戎司遂致倒壞蓋不獨

鄂州都統司一處也今準密劄所坐鄂司舊額四万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來見管五千三百六十二人委是若有闕額四万七百五十八人却緣本所通融調度目今見餉江鄂荆襄潭黃等處二十八屯共管官軍一十二万一百八十五人每有逃亡揀汰隨即招刺填補比之司存紹興舊管兵額八万四千人今殆增及四万人司存每年調度拘推諸州綱解仰給朝廷科降率是將經常創增案同收支僅免缺乏向來朱總領任內司存所以倒敗不可為者祇緣困於制司并諸州添創軍分之多自賈總領到任以來準淳祐元年五月三十日指揮立定軍額不許泛招文

生券撥隸制司之後以此司存得以遵守規模至于今日朝廷今來考核軍數若只以鄂州都統一司見管之兵則比之旧籍委有前項缺額不獨鄂州都統司如江州都統司荆鄂副都統司亦皆有缺額不獨荆鄂江州副都統司有缺額如鎮江建康池州都統司馬軍司亦皆有缺額若通融總所見今調度人數比筭則不獨湖廣總所無缺額其兩淮總所亦恐如湖廣也若使戎司果有四万人缺額為制司者為戎司者惟恐兵之不多無以供調用安肯聽其虛額哉所準前項指揮今契勘在前

淮閩申夏臯知泗州鮑義依旧總管公劄

某不避斧誅輒有申稟上千鈞聽某竊見朝廷見令城泗委任責成非守臣當才不可見任人總管鮑義昨既与提督工役官李璨意見不合俱已檄留本司見係前環衛官夏臯時暫兼权已申朝廷去訖今臯自揖郡南及月餘布置工役具有條緒東城北面濠河工力最多今其開浚將已過半約後月初可畢其如幫闊戰道加厚城身燒燬變磚灰斫運木植規摹為之一新衆謂以臯治泗假之歲月必可成一堅壘但任此大役尚為揖官臯雖不憚其勞事权未正安有固志兼鮑義赴司已難復回若不速与區區慮有觀望况臯久在東淮遇敵敢前臨財不苟軍士樂以為

用時輩翕然共推俾乘一障正不為過所有鮑义自
歸順以來久效力於辺面兩年禦賊有勞去官無過
但以修浚工役非其所長其人見為淮東總管招信
駐劄今若以本官職改令揚州駐劄它時別听辺郡
任使亦其所便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夏臯差
知泗州節制本州屯駐軍馬鮑义特改揚州駐劄依
旧淮東副總管給降各人付身下本司給付庶凡臯
知竭力于役義亦安心厥官其於边防實非小補某
見丐祠請本不敢僭越迫於辺計不容緘默伏乞鈞
慈速賜指揮施行

荆閩申朝省乞休致公劄

某比者再具奏申乞令休致七月二日恭準省劄六
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某仰承君命俯揆臣衷顧惟蹤跡之孤材略之短識
慮之闇疾疢之侵事力之乏不易支時論之及間可
駭自當知止何但見幾其如天聽之未俞不容日力
之坐玩網繆未雨翕忽已秋儻其委斯責而去之將
謂遺其艱於來者是知身計非為國謀謹當尽力邊
鄙之驅馳聽命廟堂之進退惟是某此心已動其跡
愈危終願謝事以歸實非飾情之語伏望鈞慈特賜
敷奏疇咨文武之望預為藩閩之儲俟其纒畢秋防
許全晚節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回丞相邊事公劄

其五月二十七日伏拜鈞翰之賜恭承疇咨邊議指授廟謨不鄙菲葑之微俾陳管蠡之見猗歟盛哉此古大臣之憂邊思職集思廣忠也當丙魏同心光佐中興必得後將軍金城之略乃可以復明問其愚昧不足以進於是然白劄所議動關邊防事宜其謹不敢輕肆臆應以文具訪之將校質之賓寮有以虛實利害言則謂備東而援西虜未必不用王朴教世宗之謀攻南而備北我不可不用亞夫應吳楚之法以緩急先後言則謂心腹固當慮而頭目不可以不捍堂奧固當備而藩籬不可以太疎有謂攻守無常

勢虛實無定形冬春之蘄黃虜固攻吾之所不守今冬之襄樊吾可不守虜之所不攻虜自嘉熙攻黃能十餘年不近城壁不掠山寨以虛我之實而吾前年城郢去年城襄僅一二年顧恃其不來而未免實我之虛取之必爭固已預料此虜之未遽入正吾之所深慮也有謂黠虜用兵野無所掠彼則不來兵少於我彼則不戰日者黃州非特以虛致敵正由以實誨盜今則已來者未必復至未至者勢必一來又有謂三邊利害蜀守閔險淮守城池惟荆兼江面邊面以邊面則新復二三城戍力疲於驟分以江面則上下二千餘里責重於他處今欲以淳祐後之兵力乃漸

當端平前之邊面向者朝廷以荆力而助江淮之守
今者朝廷豈不以江淮之力而助荆之守乎又有謂
天下事變見於目睫之前者易治伏於意料之外者
難知朝廷去年慮襄樊今年慮蘄黃是固切矣若以
天下大勢言則三邊日與虜接何地非戎馬所可入
處其憂又不但襄樊蘄黃而止也以京湖形勢言襄
樊之外均郢安復俱在極邊寓治無形險之可依新
復則氣力之未壯當憂也辰沅靖澧密接諸蠻施黔
幹腹之可通思播籬落之難恃當憂也以江陵形勢
言則數十堡之星分百里洲之冬涸沙市之扼吾吭
夔峽之拊吾背當憂也奉是數條然則邊境之當備

者又豈一隅而止哉恭惟廟堂聚會精神圖回畫略
既以江面之事為至急又以邊面之備不可踈將摘
戍則恐敵乘吾虛將旋招則憂廩莫吾繼將籍民丁
以助兵力又恐倉卒之難集此鈞慮之不能已鈞問
之所以及也有如廣覽兼聽朝廷正將為公天下之
圖并智合謀邊臣不當私一道而慮凡戍兵之當復
也舟師之當調也某亦既疊々有請于朝矣茲不敢
贅及區々備有一得之獻則聞吳人有言曰自西陵
以至江都上下凡五千七百里如人六尺之軀其間
護風寒不過數處蓋地有所不必備亦在上之人審
其緩急之宜而用之耳近世夷狄用兵如韃之下諸

國大槩能用分合之長如金之守黃河則無益於成
敗之計倣其得而鑒其失此正吾國所當講明者白
劄譬三邊如一大棊局其敢以此對昔人以奕論治
國其言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
非其處者敗置者何奕之卒著是也有如局面之相
持勝負固在於全勢然有卒子一二布置得宜而滿
枰卒賴之者此必有定著有應著有活著而後能是
當如珠走盤固不可膠柱鼓瑟也今日三邊布置畫
地而守定著也視賊所向以兵而往應著也至於活
著則兼奇正之用出定應之中當使之可遠可近可
守可攻可進可止惟吾意之所向不為敵之所移猶

儒家所謂活鱖鱖地者此則豈非廟堂心術經綸中
事乎伏覩朝廷近措置游擊一軍將欲駐之沿江上
下流以備聲援大哉聖謨此活著也不特長江可用
之長淮亦可用之某昔在淮壩建議乞駐招司於濠
此意也去年賊未犯邊乞命大將提重兵駐江鄂之
間亦此意也蕃長於騎漢長於舟以我所長制彼所
短此策果行賊闖城則援城賊飲江則保江淮警則
備淮荆急則備荆賊縱東西而隳突我足上下而應
接風帆千里出沒如神幅紙命之刻期可集朝廷可
以高枕卧矣然私謂叔宜之抽摘不若創置之招募
蓋同是一券食也撤彼虛此未見其增強招新刷舊

不妨於徐補朝廷僥紆一時之計固亦何惜万人之
資嘗略計之特用新楮二百万一歲之廩給有餘裕
矣此固計也邊臣不當出位僭及以犯不韙伏望矜
其愚而赦之不勝幸甚其聞命旬日備聲思惟勉酬
隆施愧乏長策

嗣男杓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

自此葉以下十四葉酌存

或釋文不全
或僅標其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一
賦

聞雁賦

丙戌九月十一日

飈金高露玉冷黃簾垂碧幕靜屬文書之燕間與親
友以笑詠聞其何聲隱若可聽始縹緲以甚遠繼嘹
唳以漸近如故人之好音將客夢以呼醒乃呂令之
來賓殆漢頌之遇順僕本壯夫頓有秋思感杭緘之
不停嗟歲月之易逝彼倉庚兮春闌及啼鳩兮夏至
曾為日之幾何而此物者至矣乃因人情載想物意
其來也豈從龍荒朔幕之墟將自狼居姑衍之地過
西域之玉門亦尚記於漢壘歷長安之銅駝抑曾飲

於渭水麥芻之兮何如黍離離兮奚似諒山河之無
恙今風景之不異尔能為予而一鳴予亦將有以告
乎尔久之有聲從天而來如怨如訴如悲如哀物若
是以有情人胡為而忘懷雖至于無可柰何者已是
得不為之長太息也哉於是乃告之曰伊蜀山之千
重去吳天之万里巫峽高入於雲端岷峨深在於雪
際恐矧弋之過憂非羽翼之得計吾聞晚煙蒼梧夜
月青草洞庭橘柚之鄉松江蘋蓼之島厥有稻梁亦
有蘆葦尔不彼去胡過於此又聞暮雨滕閣西風楚
樓鸚鵡黃鶴之境鳳凰白鷺之洲可以回翔可以棲
止尔不彼去胡久於是尔其有中原之信音又胡不

詣上林而報天子于時桂影沉夜桐聲響秋既感物
之可感又憂人之所憂其有窮征絕塞遠戍它州念
百戰之已老苦數奇之不侯如李廣班超之徒聞此
之聲安得不髮怒而眉愁其有繾綣河梁投老遐陬
思故國之越吟作他鄉之楚囚如李陵蘇武之徒聞
此之聲安得不涕雪而淚流或有遭時擯斥与世沉
浮逐汨羅之漁父盟江上之沙鷗如屈平賈誼之徒
聞此之聲安得不含憤而懷羞或有隨牒千里寄情
一丘動蓴鱸之佳興賦松菊之西疇如淵明季鷹之
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神往而形留或有瑩雪案前
風雨床頭誓擊楫以自厲痛枕戈之未酬如劉琨祖

逝之後聞此之聲又安得不命咎而時尤又有閨房
蕩子江湖遠遊倚日暮之脩竹望天際之歸舟如瀟
湘湓浦之婦聞此之聲又鮮不寓心於伉儷托興於
綢繆或又有月冷金殿霜淒錦裘恨弊履之已弃悲
紈扇之不收如長門卓郡之人聞此之聲又鮮不寄
言於賦詠屬意於悲詎凡若人兮此心何求是亦猶
聞烏而唾聞鵲而喜聞子規而思歸聞鄰雞而思起
非無故而偶然蓋不能以自己而况於斯云胡不以
然則衡陽以北代地以南千萬人之心不同又豈一
人之心可擬是蓋不玩義經之漸陸兮思出處之大
義詠周雅之集澤兮味還定之深旨或訝其所聞者

一而所思者殊則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巖桂賦

厥初二儀肇分五德始備散為万象鍾作庶類有其
偏者則粗且其體者必異惟秋之德在金若月之精
以水土得之而儲英木受之而孕美稟四氣之相生
出千林而曰桂由是常娥氏為之胚胎蓐收氏為之
發育根蟾宮之窟穴種鷲峯之巖谷青葱乎碧玉之
樹髣髴乎黃金之粟犀之靈不足以比其質麝之馥
不足以喻其郁其標格似屑々乎造物其風味何飄
飄而軼俗于時羊角拂軒兔影照屋挹有餘馨採不
盈掬如廉吏之遺芬類文人之賸馥若乃露葉垂珠

兩枝滴玉一塵不侵孤標自鬻若盛德之不緇似幽人之新沐是蓋得剛方勁直之所賦而為清修明潔之所毓者也然而不競於東皇艷陽之日不出於南薰微涼之時及梧井之墜黃與楓林之染脂然後碎瓊瑰之屑綴琅玕之枝是豈司花之神悅於允故不出於震而見於離乎乃有赧然其羞淒兮其悲拱乎側而欲訴恍兮名之不知或號桃紅或稱李白立彫零中作憔悴色有人於此以花喻之是蓋貪時而慕榮時已去而事遺者也或各姚黃或氏魏此當垂盡時若無聊意有人於此以花喻之是蓋以色而事人色已落而寵衰者也又有自比妃子切慕何郎一遇

擯斥不堪淒涼有人於此以花喻之是又前日之以富貴而驕人此時之志滿意喪物是而事非者也於是大悟此花之生雖晚非遲也時也雖小非卑也分也客有課花譜者不許之第一豈在第二耶已矣乎花未萌兮暑正酷花已芳兮天始肅何以遠交兮冰谷傲寒之梅何以引類兮霜籬香晚之菊夫豈特此花而已哉物固有榮枯而遲速我欲乘仙槎兮訪靈根安得紫皇兮迎我以黃鵠

避暑賦 丁亥閏五

淵獻編年蕤賓紀律當梧葉之十三餘萱莢之六七庚金始萌離火正棘于時雲蓋張空日馭鏢石猶酷

吏之堪畏類叔門之可灸復以暑雨積潤溫風致濕
動小民之怨咨起庶人之鬱邑遂使都會達于閭閻
嘆燠若以暘若皆悞如而焚如喘形乎宰相之牛蹠
見乎丈人之烏重以小寇之蚊兮營々乎肆其擾細
人之蠅兮紛々乎為之驅凡厥俯仰之內俱無賢愚
之殊雖碧紗兮為之呵禦白羽兮為之吹噓晏子爽
塏之宅不韋高明之居蓋未有不受乎陰陽之炭而
獲出乎造化之爐者也是日客有屋不擡頭室僅容
膝新浴而振靈均之衣當暑而衿尼父之絺陳以珍
盤佐以籩實然而背与汗以相浹纓雖泉而莫滌雖
袁紹之酒未皇飲而方朔之肉不暇食遠懷乎高山

流水之勝近想乎脩竹茂林之僻環視六合神遊八
極卑驪山之仙遊陋摩訶之旧迹隨無扇金景已含
壁顧無地之可避姑惟意之是適於是舉羲扇披楚
襟拄西爽之笏揖南薰之琴枕桃笙而高卧倚胡床
而長吟已而月明星稀籟靜机沉虛室生白玄關不
扃頓覺耳洗巢父之水不待面障元規之塵逡巡而
肺腑之痞去逶迤而毛髮之寒生恍兮如駕黃鵠而
訪河漢忽兮如跨青鸞而上蓬瀛殆莫知其為朝市
不避風雨之吏而其或為山林不知寒暑之人也耶
心既休夜漸永幡然而作若有所警乃思天地兩間
寒暑二證以四序之推遷猶兆人之告病而况中宇

宙而立司民物之柄与其处唐帝之風殿兮人間苦
乎炎熱孰若罷漢文之露臺兮海内富乎清靜彼二
老之避海濱兮得不以其炮烙之刑四皓之避商山
兮又焉非以其弃灰之令倪不思有司之酷於暑兮
母乃使元元之不堪命已矣哉免没兮烏升燕去兮
鴻賓母炎上其性兮母熱中其情存乎我之夜氣兮
聽夫物之秋声彼赤幟之鬱鬱兮亦欲東耳天固將
起凉風於青蘋

記

重建岳陽樓

洞庭天下之勝岳陽樓又擅洞庭之勝慶曆記尽之

矣後有作者未易加一辭歲嘉熙丁酉某守是邦每
公餘登眺令人浮漚溟渤却婁大塊緬懷唐開元而
後李杜張孟諸賢更賦迭詠不可勝數至我朝文正
范公倦々以天下為憂樂斯文一出斯樓之偉觀增
重去之今二百載星回物轉而江濤衮衮与公風烈
蓋巍然俱存也後十有四禩某以牧荆道過之亟訪
徙倚殆山川不可復識乃知昔之棟宇中已灰燼今
樓非故樓矣愴然為之感慨越明年九月郡侯浚儀
趙汝歸書來以圖則危闌傑觀葺廢址而新之君山
本來面目欣然如对且屬為之記某俛仰畴昔雖不
能忘情於此率尔筆受多見不知量顧人事有因革

地勢無今古世之出新奇之見者每至越故常安簡
陋者又憚於改作此天下之事不能尽如人意十八
九非有英偉磊落之士心眼軒豁起古意於寂寥舒
世慮之茆勃將視此等傳舍耳豈屑寘念哉余於是
知侯之心足以經營四方不但一樓而止侯帝室之
胄所至有治行及是樓與政俱成會上命之以提點
本路刑獄仍郡組重湖波臣川后方尽聽彈壓匪是
畴克稱余雖未獲從侯凭高奉酒挹勝際於几席意
岳之人士將復見慶曆氣象已於斯樓占之庸紀歲
月云樓之楹若干工暨費若干抑末尔不書淳祐辛
亥良月覃懷李某記

重建仲宣樓

淳祐十年春制置使天台賈公似道屏華底功竣浚
築事步城之巽隅有址屹然因金湯之餘力益新甍
規重屋即昔之仲宣樓也夏六月公易鎮全淮覃懷
李某繼之如前畫越半葺告成蜡月二十有五日爰
集賓校置酒而落之高甍承霓飛翬跨虛縵綴輪函
雉蝶環拱岩堯乎凌巫峽之十二浩蕩乎吞雲夢之
八九美哉斯樓之壯固荊州之奇觀也酒邊相與徒
倚平蕪鱗次列堡碁布湖襟江帶鷗鴈上下吳檣蜀
艦憧々去來問之山川蒼莽之外秦函宛洛雖遐想
所未到裴回周覽東則瑜蓋諸人指麾煙舸走老瞞

於烏林道也南則汀蘭渚芷古離騷之國飛鳶跼
墮水馬文淵征九溪壘也西連夔渝北控峴萬元
德孔明崎嶇斗絕徒以白衣舳舻之耻遺恨無極而
叔子元凱儼如無恙陵谷變而草木腐慨然令人墮
淚也俯仰千載尽在一目滔、此水逝者如斯何可
勝數據古以驗今毋玩迹毋志遠於斯樓之作不為
無助也樓本臨沮漳仲宣側翅依人遭時多難能不
動懷土之想豈信美非美歎使仲宣游於斯息於斯
潛沱江漢風晏波澄人民城郭槃槃都會東山小魯
寧復羈思余嘗謂越吟數語亦猶晉人新亭悵望作
楚囚注意仲宣有志於王室者景升不武君子悲之

後之來者據牀領客奉扇麾軍運邊籌而卻胡騎春
容整暇境會心融悠、我思猶今視昔客有湖海之
豪又將卧仲宣於百尺樓下按江陵志扁名昉於祥
符復於紹興今既毀再葺能不與齊雲栖霞俱圯而
獨存此則仲宣之賦之力也賈公与余二祖嘗接踵
參荊州幕踰五十年兩孫復相繼來帥且荆揚更迭
余又實生是邦若作梓材惟其塗丹雘云庸併識之
董斯役者都統制渤海高達也

嗣男杓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一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二

樂語

天基節靜江祝

聖

春王正月承建隆啓運之期天子萬年應溥祐重熙
之旦慶流虹渚光紹龜圖極下土以葵傾仰南山而
栢悅恭惟 陛下與天不息如日方中通變使宜合
乾元之用九躋時底又應泰運之登三珠星壁月軌
順暉重桂海冰天波澄氛息先庚改歲載震紀辰萬
國歡謠播作河清之曲八荒壽域舉同嵩嶽之呼堯
莫對五葉之開周鼎衍千齡之下樂鳴嶰竹帽壓宮
花奉漢都護觴罄臣忠而共祝虞唐中興頌垂聖德

於無窮臣某等叨綴伶工欣逢盛旦僭陳口號莫
形容

五葉堯莫紀誕弥

慶流文祖已垂基

星明南極老人壽

春布東皇太乙時

紅入仙桃千歲實

青歸御柳萬年枝

嶺民喜見昇平象

拜手同慶天保詩

王母致語

蓬萊隔弱水遠馳六景之輿中國有聖人來祝千齡
之筭敢停鶴取遥对龍墀恭惟陛下奄九有以作
君奉三無而立極動容天德存自強不息之心土苴
道真得久視長生之訣雖禹甸山河之外在堯仁兩

露之中曰三登之太平長上古而不老臣妾喜瞻南
極暫別西崑訪仙侶於棲霞慶真人之繞電蟠桃三
千年結實願獻君前楚木五百歲為春式同聖壽輒
陳俚句上瀆睿聰

碧虛飛信入蓬萊

約我驂鸞伴侶來

藹、祥雲射虹渚

瀰瀰香霧下龜臺

喜乘蓮葉徑瓊海

笑指梅花荐玉杯

聖筭自應天地久

蟠桃不計几回開

對聽致語

寶曆攸正紀流虹於北闕玉卮稱壽慶式燕於南邦
堂開正夏之華臺共登春之樂恭惟某官青油元帥

紫橐旧臣恩覃五嶺之農桑喜動万家之桃李梅邊
問戎綦親夜观之燈明花底趨朝袖有御爐之煙在
其官輟班漢殿攬鬯周原究心未雪之冤草扉尽綠
軫念殷雷之腹粟庾散紅一清煙瘴之氛共際風雲
之會以至得屏容幙鱗集神縷藻泮柳營蟬聯劍佩
对此棲霞之勝地同然湛露之濃恩帽簷錦簇於宮
花庭曲金輿於歌筵為玉簪作青帶相輝臺府之翹
英開黃道拜紫宸將共殿墀之舞蹈某等可無裡語
少助歡顏

相對封人共祝堯

玉觴漱灑酒浮椒

千山佳氣供紅旆

一道仁聲賴翠輶

南極仰祈天上壽

東風不隔海濱遙

恩濃湛露何為報

勉厲清忠答聖朝

代益昌憲運兩司宴制帥

九重分蜀道之弓疇咨紫橐十乘受齊封之履來建
碧油旌旗鼓角之精明礼樂詩書之雅重式開大幕
爰秩初造綦惟某官城南韋杜之家声陝右韓范之
人物紅蓼旧遊滄浦地偕旌軾之雙清朱簾半捲揚
州人看絲綸之四美枕戈勲業擊揖事功上方推轂
而命當時公迺奉鞭而問諸葛不鄙劍此一隅之地
要扶殿西半壁之天戶庭數日之間甫傳羽檄山河
萬里之外已壯金湯閔中之父老爭歎墓上之胡兒

即潰岷峨之深雪裏草木頓春吳峯之暮雲邊監梅
未晚某官偶為弭節幸甚依仁或悞中之燕方新或
屋上之烏已旧趁得牡丹時候賸歌楊柳春風尽環
瓊苑之叶眉無惜玉山之一醉金壘我姑酌彼坐观
樽俎之折衝衮衣公且歸兮應待鼎彝之成績少陳
韻語上佐清欢

春風旗鼓擁元戎

萬馬方嘶一洗空

不憚八千來劔北

始知十二小齊東

將扶灞上真人業

未說隆中宰相功

整頓乾坤談笑事

歸來置酒未央宮

代蜀總過河宴制帥

十乘元戎談笑下西夷之檄一介行李馳驅來北道
之車錢穀姑無問於廟堂軍旅政不妨於俎豆輒忘
旅舍載秩賓造恭惟某官中正坤之黃裳剛明鼎之
金鉉中夜登樓乘月有制敵方孤舟橫渡無人真濟
川手自曳駕墀之履來分虎帳之弓碧雞坊前不羨
浣花之勝事銅駝陌上每懷秀麥之深思雖當鋒火
之平安靡憚閑河之涉歷運於掌上虜在目中既銷
唐突厥之鴟張不料漢先零之猖獗人疑倉卒公獨
從容醜酒臨江激三軍之銳氣圍碁賭墅折千里之
遐衝良由號令信而賞罰明與失根本強而規摹定
朝煩指授夕奏膚公麟閣書勲行紀五原之款塞鸞

臺命相更看一水之朝宗願促舍人裝即直政事筆
而我某官久違師席來謁制垣相関四路之安危熟
叙兩年之間闊效不托之做婦借衫子以拜婆桃花
与歌扇俱翻楊柳共春旗一色笳鼓歸來金印如斗
佇歌樂府明年之詞海棠開後燭影搖江且尽樽前
今日之醉聊陳俚語仰侑清欢

皇天祚宗啓真儒

手鑰秦関鎮蜀都

方策有之伊吕偶

規模如此漢唐無

軍声劇制掃帷幄

王事驅馳在粟芻

把酒東湖需捷奏

佇催公袞醉西湖

代餞蜀閫赴石

萬里金城西土釋漢関之願一封輶傳東山催周袞
之歸方岩廊開千載之逢矧閫節並一時之命式陳
燕衍祇荷龍光恭惟某官沂泗真儒莘渭王佐手袖
平夷之籌策冒蟠經国之規摹自綉斧祥刑名動江
淮之草木迨油幢易帥響搃秦隴之山河一柱擎天
四維盤古夜柝息銅梁之警春犁熙玉壘之耕屬胡
牧之南侵肅戎旃而北定神兵雷動屹深溝高壘之
難窺虜騎星奔無足馬隻輪之敢近正喜佛狸之斃
去更資召虎之旬宣上念石門介冑之勞人切商川
舟楫之望俾問長安之日近何憂江面之風寒入覲
介圭立登宰席某官久依轅帳同被弓旌瞿象飛檣

正春水桃花之漲吳虹輟棹恰秋風蓴菜之時喜占
眉上之黃滿引盃中之綠昔蜀道難今蜀道易俱無
愧色於王賓來雪山重去雪山輕留得頌聲於父老
輒陳韻語上贊清歡

自擁瑠旖運閩籌

星霜四歷玉關秋

深培根本安全蜀

直用精神斃老酋

琴鶴公將離峽口

樵漁我亦訪吳頭

溪山好處俱堪飲

江路相銜醉未休

代蜀總赴召宴制帥

萬竈秋煙久賴關中之杵靜一篙春水今隨天上之
舟歸相依琴鶴之清風與有檣烏之喜色不勞判袂

何惜傳盃茶惟其官文武全材詩書元帥慷慨濟時
之畧春容徑國之謀雅志神州小江左夷吾之智盛
心王室繼隆中諸葛之規旌旗澄九縣之懸鐘鼓甫
三更之月凡盤石四維之遠計皆毫釐千里之深思
関隴願依力戒梁金甄之闕裔夷雖擾功存漢黃石
之柔既寬宵衣西顧之憂果錫畫錦東歸之命江橫
鉄鎖徒勞父老之留簾捲玉鈎已切公卿之望雖欲
浮雲於軒冕難淹膏雨於幅員其官久托李蹊矧依
鄭里四載隸齊封之履一朝聯魏闕之鑣烏倦知還
雲出無心自此問北山之約燕語留人花飛送客乃
共為南浦之遊此行真類於登仙時復無妨於中聖

輒陳盛事姑寓鄙詞

曉來微雨過前溪

見說桃花水正肥

人送風帆還紫闥

客隨星履近黃扉

昔陪閔上青牛到

今趁遼東白鶴歸

留得春風滿全蜀

尚知楊柳賦依依

代襄閩宴新除史制卿

金掌上卿管鑰任北門之重玉闥一老角巾欣東里
之歸酬十年賓主之盟申百世子孫之好式陳燕衍
庸講交承恭惟某官奕葉宰相之典刑四明洞天之
人物草庐定計比漢南陽之武侯蘭砌收功小晉淮
淝之幼度掉鞅康莊之夷坦着鞭絕徼之崎嶇茲馳

綵轡之華倏報檄書之遽聽夜月城頭之柝孰振軍

聲解西風局面之基悉歸國手宜陞棘列盡護榆邊

新太乙之靈旗掃挽槍之妖彗銅鞮笑語貯清鴈塞

之輶輜金印歸來即踐鳳池之鍾鼎而我某官越臨

外閩久借前筭當班超遲暮之年未還西域賴光弼

精明之氣以代朔方慇懃席上之旧交繼倦樽前之

新好若溪間隱應懷万里之雲帆花艷遶堤又是一

番之桃李輒陳韻語少叙心期

一從棊枰估等帷

凜凜威名塞漢知

大范老令歸去矣

小申公為易新之

檀溪春草輕車熟

若雪秋萼短艇宜

千載峴山磨不朽

重添羊杜兩豐碑

揚州宴交代丘德領

玉垣虛席屈卿月以來宣金印交盟仍使天之家接
珍重子孫之契殷勤賓主之情恭惟某官東箭奇材
南金雅器蜚英當世秦淮海之風流馳志中原祖豫
州之人物適牙籌之多暇擁寶鉞以借留兵前之草
木春閑墓下之芻糧山積釋此凝旒之夕願榮於衣
錦之晝行花對無雙少聽蕪城之歌吹樓登第一豈
淹北固之江山佇趣舍人亟儀王所而我某官輟從
班著來任幹方山川人物相与功酬穀粟金湯孰為
籌度趁得牡丹時候賸賡揚柳春風一笑交懽同心

永好懋崇勿剪愈多芟舍之餘陰抗葦相望共記同
舟之叶濟其等幸逢盛事輒貢俚詞

駢：牡駕暫臨邊

淮海東頭護玉旂

春蒲四郊耕穀雨

雲屯萬竈飽炊煙

平山柳絮隨絲轡

新水桃花颺綵船

澉滷一杯拚却醉

明朝有詔侍甘泉

壽城凱還宴將帥

金城獻凱解胡騎之重圍玉帳論功秩賓筵而肆設
雲生勝氣雷動歡歌恭惟某官呂馬帥中興第一之
人才國士無雙之聲望引戈船而競進斷鉄鎖以先
驅聽鶴唳以走秦師未數年之畧乘鵝池而入蔡

壘盡歸李愬之功笳鼓歸來旂常垂績某官史監軍
家傳鼎鬲身屬橐鞬白羽麾軍方賦詩於馬上紅旗
報捷已折履於棋邊成三軍敵愾之勳皆一士運籌
之力某官葛都統性資鷲勇氣宇驍雄奮稍直前競
詫盤龍之勇登城嫚罵坐折佛狸之強某官張都統
萬福威名臨淮風采據渚断路靡令揚播之歸板柵
斫橋盡殪元英之衆某官趙都統精忠貫日勁氣橫
霜攘甲臨陣孰敢櫻於熊虎執訊獲醜凡欲鱸於鯨
鯢連吉語之交馳額新城之無恙我某官際時
艱棘應變從容列隊攢花喜見勞還之賦萬甕行酒
爰修飲至之儀凡我同舟之人共為全璧之慶某等

願荐軍中之樂載陳席上之歡敢率俚詞用誇盛事

新墉屹解嚴圍

十萬全師破賊回

元帥擁旄朝授策

將軍畫筆夜銜枚

椎牛鬻肉懽聲動

伐鼓傳觴袞拍催

盡道平淮勲業盛

總頌圖像上雲臺

凱還又宴王宣使

玉闕奏凱擁召節以詠歸油幙論交秩賓筵而飲至
煩公後轡慰我同舟兩君終始之相依一笑寅緣之
非偶恭惟某官凌煙氣貌貫日精忠守門戶第一層
有熊當道屹金湯几千里無馬飲江白首臨邊丹心
體國虜久畏猿臂將軍之望上每懷虎頭都護之勞

指繳道之千序方將入覲佐元戎之十乘聊以借留
要將西塞已效之規模共補東壁未完之籬落佇清
毡罽即正殿岩我某官平日心期共濟國事西淮平
而大饗式奏戎公東山歌而序情喜逢嘉客傾倒十
年之雅好鋪張一段之舊功少為听度曲於竹西行
矣趣齊旄於闕北龍光三錫直看金印之腰懸鯨吸
千鍾莫惜玉山之醉倒某等輒陳俚語仰贊清歡

八年一柱屹長城

此老胸中百万兵

有造于西棠播頌

穷荒之北草知名

喧天笳鼓埽時樂

揭日旂常曠世榮

且為平山應少駐

莫辭醕酌尽欢情

桂林宴交代董侍郎

虛席三階銀漢趣雲槎之上交符八桂玉闕煩星履
之臨藩垣賓主之相輝海嶠民夷之改觀式修雅好
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六朝禮樂之英三晉詩書之帥
力陳仁義豈蕭曹伯仲能之洞究天人信游夏師友
遠矣存孝力於廣大精微之地付事功於雍容整暇
之中左江右湖甘棠成蔭出藩入從紫荷通班暫為
欽霖雨於商岩賴以洗瘴煙於秦嶺堂高正夏歌壺
消清晝之長岩對讀書篆鼎樂黃庭之靜不勞徑畫
自著勛庸南人見諸葛以畏威西賊聞一韓而破胆
既寬上顧宜命公歸水羅帶山碧簪小留毋遽簾玉

鈎印金鎖大拜非遥某官壯也游边老而度嶺昔依
鄰騎鶴相望烽火之隔江今接式駉鸞喜餞衮衣之
向闕瓦礫何虞於在後鈞衡允賴於居中兩君此堂
一醉今夕摩挲桂影正當三秋沆瀣之時指點梅花
應作萬里相遠之夢不妨顏玉浩唱縷金某芋猥綴
伶工輒陳口號

同是虛皇老從臣

海山深處細論心

金蘭誼篤新藩翰

玉筍班趨旧禁林

对月不妨延桂影

思入惟有護棠陰

公歸定是詞商鼎

莫忘梅花雪片吟

桂林宴提刑

雙節現風擁使華而西上十連作牧聯王事於南中
山川人物之精神海嶠民夷之鼓舞聿陳雅好爰秩
初筵恭惟某官經濟宏才澄清雅望喬木故家之文
猷猗蘭奕葉之芬芳事會剡裁迎刃而九牛解功名
游戲振鬣而萬馬瘖早膺楓陛之簡知久歷筍班之
步武望太微五星之次寔隨從塗分扶風二千石
之杖載宣侯度久矣乘輅之有命豈容出岫之無心
爰屈星臺用清煙瘴靡之園扉之草綠陳之倉庾之
粟紅对碧玉簪聊且挹千岩之秀駕青綠轡便當問
萬里之津决有詔温才待席暖而我某官論心惟旧
握手載新何幸蕭湘故人之逢獲奉冀州刺史之飲

一年好處方當霜菊之天五嶺宜人同在雪梅之地
不妨顏玉浩唱縷金某等猥綴伶工僭陳韻語

鷺洲鴛渚久相知

弭節開藩並此時

越俎况當交使事

奉觴何惜話心期

欣逢桂子三秋候

細和梅花萬里詩

指日駉鸞天上去

倚看接武步丹墀

桂林鹿鳴宴

桂林攷藝英才登照乘之珍羊野燕賓會府餞聯鑣
之駕辰列一鄉之翹楚春生四座之縉紳得意雲霄
增光海嶠某官楓柝揆楠之秀驂駟騶驥之奇人傑
地灵有異國倫魁之芳潤風聲氣習皆淳熙師帥之

陶成季窮六藝之喉衿詞擅三都之鼓吹共誇好手
競壓當家非王禹之友朋則歌向之父子觀喜氣交
騰於眉睫視魏料猶摘於領髭况鵬運之程材与駉
鸞而並駕銀袍珠牒彬々楚蜀之珍紫綬青衫挺々
江湖之雋挹此帶水簪山之佳勝同為梯雲步月之
壯游指梅嶺以問津勉旃行色訪杏園而賜宴對越
恩榮徑略甫及成瓜適當鎖棘省即付勅夢回丹地
之前計吏敲書吹送青天之上提刑羽儀朝著耳目
臺綱大季季幡共仰典刑之旧都亭乘傳咸瞻礼樂
之新得屏偕蓉府類從臺幙与芹宮輝映春容雅集
縱吏修程擊楫着鞭要賈聞雞之勇吹笙鼓瑟且虞

鳴鹿之詩幸後伶工僭陳口號

玉帳宏開會衆英

新斬頭角露崢嶸

人才數半凌煙贊

姓氏推先月旦評

桂子風前鵬翮健

梅花雪外馬蹄輕

兩冠衣鉢頂爭繼

聯轡歸來畫錦榮

荆閩宴交代賈尚書

淮海揚州開鈞陶於一相江漢南紀付筦鑰於斯人
藩垣兩地之迭更英傑百年之凡見式陳雅好爰秩
初筵恭惟某官古社稷臣今詩書帥論思宣室方當
各陽處士之年慷慨新亭已負江左夷吾之望不由
閑閱自致功名載建碧油幢立登紫荷橐煙竈飽閑

中之餉雨犁勤渭上之耕傳檄北馳烏孫風動牽鞭
西指白帝塵清望之如雪山冰壑之照人隱若有金
城湯池之固圉登樓作賦士推文字之雄睹墅圍碁
虜服規模之定徑營十載東注九重晉書殿之奎躔
屈籌帷於斗野蓋公卿多是後將軍之冊而士卒尚
存先太師之衣自茲肅豹尾於雲旗掃旄頭於天極
清廟貌而定鐘虞破穹庐而碎輜輳明公談笑辨之
中原指搗定矣平山訪柳了天下之儒功公府登槐
即軍中而大拜而我某官遠從桂嶺來次榆邊入汾
陽之軍何有號令之精采奪子明之奉愧無意思之
深長勉殫後乘之驅馳期踵前規之講畫呼鷹臺上

秋風懷落帽之遊騎鶴樓頭夜月憶吹簫之夢錦交
盟於金石伸慶集於尊壘古者思其人愛其棠所不
同此心如此水某輒陳口號

底事元戎輟上流

揚州勢更重荊州

要酬業笏中原志

坐釋楓宸北顧憂

白羽一揮新玉帳

朱簾半捲旧红楼

此行整頓乾坤了

公衮萊衣正黑頭

荆閩宴呂馬帥

金吾上将死來八月之槎玉帳主人喜會兩星之弁
共籌閩務津設賓筵恭惟某官盖世勳名柱天力量
抱魚双之才氣居第一之戰功秉鉞臨淮見謂老熊

當道分弓鎮沔隱然猛虎在山十連帥之按行三衛
司之貴重波澄江漢響震閩河朗吟而過洞庭姑小
神仙翁之劍出獵而遇渭水行將應尚父之璜笳鼓
歸來節旄餘事某官老憐護塞喜復同州款曲交情
十載相逢如夢稠繆王事一言不及於私正當呼鷹
臺上之秋風休憶騎雀樓前之夜月桂花照席蕉葉
傳盃此虜在吾目中相與更嘗孰矣兩君於斯堂上
不妨談笑圖之某竒獲併顏行輒呈口號

海風吹月近中秋

碧玉天高灑氣浮

文武對開王儉幕

主賓同上仲宣樓

碁邊正要看新着

酒畔何妨話旧遊

了却經營宛洛事

入登樞筦贊帷籌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二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三

疏語

代閩帥 壽慶節功德疏

律司炎帝當九夏之居中運啓塗山逢千秋之紀節
敬憑佛教仰祝皇齡 皇太后陛下伏願並日月之
照臨膺神明之佑助恩翔四表歛五福錫庶民慶洽
兩宮規億載恢帝業

又

東朝禮盛壽陳長樂之儀南國化行人誦閔睢之美
助培景福用集勝緣 皇太后陛下伏願行地無疆
與天同久繩、蟄、懋開王業之昌怡、愉、安處

金根之奉

又

天生堯母式當夏五之書地守漢藩宜上嵩三之祝
敬修妙果爰介洪釐 皇太后陛下伏願壽衍後天
功高太極萬年為母踰任如之徽音千歲垂基邁商
周之歷服

代閭帥 天基節功德疏

麟經謂一為元曆新行夏鴻範以五次極瑞應生商
重修庸表於輿情嚮用自隆於景福 皇帝陛下伏
願膺神明之佑助廣日月之照臨光闡坤珍丕承震
器得位必得其壽允諧頌美之詞作君而作之師茂

建規恢之業

又

曆鳳頌正載啓泰亨之運渚虹流瑞聿開震夙之期
敬憑僊佛之良因仰祝乾坤之難老 皇帝陛下伏
願祈天永命制治保邦措固祚於泰山坐臻鞏固躋
生民於壽域期與綿長

又

王次于春適紀攝提孟陬之序帝出乎震方增泰元
神筴之年敢披蓬苑之琅函並集祇園之珍果用祈
睿筭爰寓臣衷 皇帝陛下伏願福苒河沙壽踰嵩
嶽禮樂備東朝之奉衣裳煥南面之文日月清明溥

照八荒之域乾坤長久永垂萬世之基

都司代宰執啓建 天基節

春王正月開帝武之篤生天子萬年罄臣工之歸美
肆修梵典庸效嶽呼 皇帝陛下伏願如日方中与
天同運載歌賡舜藹明良庶事之風三祝願克膺富
壽多男之慶

蒲敬 天基節

揖復正于孟陬爰紀誕弥之旦泰元授以神笑幸增
有永之年謹率周行共伸華祝 皇帝陛下伏願丕
迎鼎命光握乾符佑下民作君作師永為人極有大
德得名得壽益衍帝齡

天基節功德疏

星流華渚欣逢載夙之辰雲集祇園恭上無疆之祝
綿延多祉率普同詞 皇帝陛下伏願歛福錫民垂
基建極正九五乾文之位与日俱新邁四百甲子之
年後天維老

上梁文

淮東制府簽廳議堂

淮海殿邦偉軍中之元帥藩垣建幕來天下之群英
聿觀棟宇之新始覺履簪之盛某官輟繇紫橐來建
青油蚤從四方之將幾環轍跡遍作諸侯之客屢傍
人門飽語出塞之吟慣識從軍之樂今乃德貌貅之

成是宜隆羔鴈之儀眷陝東西責任之方兼非洛南
北人才而孰共緬懷故老主賓魏國之舊游尚友前
修文字樊川之重見對此月柝燈棊之談笑與夫雪
裘風檄之勤勞雖多贊幕以持麾或已聯鑣而向闕
假途於是傳舍視之然而賓蓋續紛訟堂湫隘豈以
定遠懷歸之際不為叔孫必葺之圖大亲小楠輪奐
美哉後勁前茅規模遠矣突兀見眼前之屋周旋運
掌上之圖共濟其間相覩而善巡簷索笑不妨訪東
閣之梅花倚檻揮毫要復見平山之楊柳輒陳韻語
以相斷聲

拋梁東樽俎從容可折衝一把平安傳夕燧邊

無牧馬與弯弓

拋梁西畫棟參天萬象低須信衆思能用蜀山豈
徒三寸可降齊

拋梁南畫永青油足笑談毋翫池荷從水泛要
培亭竹與雲參

拋梁北將見呼韓來上國一朝露布清畫傳指
日銅駝出荆棘

拋梁上檄筆如飛光萬丈寫臺鳳閣由此升何
止區區舍人樣

拋梁下燕語清風新賀夏長安二月花正濃得
意歸來上金馬

伏願上梁之後皇威清海岱萬宇昇平幕府省文書
一堂整暇贊席上過師之畧收碁邊破敵之功道誼
交孚有綠水紅蕖之樂勲名鼎盛驗赤雲黃色之祥

招諭北人通事榜文

自有天地素推中國之仁從古戎夷悉無百年之運
敷我肝胆咨尔聽聞惟狂韃自崛起以來尔諸國罹
非常之禍殺人盈野積骨成丘屠害尔父母擄掠尔
妻孥飢餓尔體膚剽奪尔財物聞每歲簽軍之後多
向日陷虜之人尔則嬰鋒鏑以當先賊乃得金帛以
安享做奴做婢經歲經年况生聚之几何而科需之
甚酷惡盈累世怒積上天晨牝遂獲以專叔逆雖不

得以竊號犬羊交噬鵲蚌相持願率眾以張皇妄聲

言於侵軼豈知生民之禍交已極皇穹之厯象可稽

故其犯順而南輒是失利而北皆謂來歲壬子真與

於前壬子歲知數佛狸之數將終近占太白甲寅與

者謂不過六十載寅金星犯昴宿旄頭之燄已落天之所廢人豈能

與尔等或中原遺民或他國壯士雖扼賊勢寧無人

心惡勞好逸當亦同然舍逆就順豈不撓此我宗至

仁与乾坤則一兼愛無尔汝之分用兵二十載于茲

通事千萬輩歸我脫之水火飫之稻梁出異域之介

鱗被王朝之冠帶皆作美賤皆得安居与其受苦之

深冒若見几而作有能反戈殺賊納款歸朝或於管

內奉一路一郡而降或自陣前領一軍一部而至或擒首以獻或結党以來大則建節分符封妻蔭子次則祗功輕重論賞褒嘉自都統總管鈐路制領將副當以次補授如田地屋宅金銀布帛錢米當多數給支我朝廷素不負人尔富貴可以終世書名史傳為國勲臣當使世本懷州老於邊事每聞彼慕澤為尔矜如察罕太納南合中書別出古速魯花衆大官人當使近已通書密布此意尔頭目通事等不拘我朝人漢人回、訖察河西契丹女真得此榜文相為謀度背楚歸漢復見西都之儀用夏變夷不愧北方之季

序跋

跋郭靖父告

右告二軸六件乃新進士郭靖甫之五世祖完丘明府治平至元豐時所給者也中間如魏國韓公溫國司馬公古靈陳公南豐曾公王文恭珪蔡持正確當時諸老皆注名其間勅命制度与今畧小異余五年前仕淮西幕識靖甫于壽穎戎馬中見其文采議論若有典刑心異之未几出此相示仰先朝盛時之安得復見悵九原先正之不可復作抑知中原故家之犹有人也靖甫在南譙為世族方其脫身荆棘以鉄箠全宗人且不暇顧於先世旧物室有弗墜歷劫

火而不灰賢於甘棠故笏遠矣子以是常期清甫之
必世其家今果登淳祐元年進士第遂續郭君世科
一燈詩不云乎是以似之傳不云乎必復其始是豈
倖而致哉余惧或者不具服以儉荒待清甫故為表
而出之

跋皇甫相士

去年春遇皇甫兄于赤壁之清暉謂余曰制帥史公
必登政府孟公騎帥必授鉞部使者陳公必峻用大
略已驗今再遇之王麟堂下所以期主人者猶史公
及品劑一時人士雖未見其驗否亦灑灑可聽余為
天下之至魚用自知非萬里侯相兩地會晤屢費道

人眼力且謂余它日尚頂在兵間驅馳酒酣燭暗堅
欲索余言為話柄余聞之里人曰士有赴科奉者多
詣卜肆以訊得失日者為陶器數百古以為撲滿者
以待之至者輒予其一曰先輩此奉必魏占今以始
日以一金置此器為吾謝露棘中者持元器以酬失
意輒碎之而器中則大書一落字母乃皇甫兄所以
戲予者歛交游相問可持此荐一大笑驗不驗姑置
勿論

跋商宣教携示先開國遺墨

嶺表去天一方自三吳來仕者求諸里人猶鮮况北
方之人乎况北方之同郡邑者乎况又北方之同郡

邑南方之有事契者乎况又北方之同郡邑南方之
有事契越五十年而子孫相邂逅者乎鄒亭沁水
木澗盤谷知在何所而一寓于浙一寓于廣乃相與
叙昔人之甘棠話故國之喬木此殆千里似人空谷
足音也商况不遠不鄙携先世手澤相訪非有典刑
豈俗士所能哉再拜書此以返之疇昔先太宰以建
炎己酉入潯先開國以淳熙己酉在賀不肖孫又以
淳祐己酉來桂百二十年間祖孫六世而三臨之家
北人也與南方有緣如此又皆在己酉豈偶然哉因
併及之

題吳太師書軸

活千人者有封太師吳公盛德之可紀者其生晚不
能盡知但聞當持節時發粟賑飢活民陰德不知其
幾千人矣王溥官職其不做兒子二郎必做固天下
之所共期者今方旦奭左右種蠱中外三槐王氏又
不足以望下風矣緬想典刑九原不可復作一日客
趙君必實出示公之遺墨蠅頭細書溫然光霽可掬
中間為士風為公道切一慨歎真足以砭劑時病使
進諸國臣此其家藏經驗良方歛其歛社伏讀之餘
趙君俾識軸尾用拜手謹書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四

青詞

代廬帥上元祈福

上元校福之辰維春伊始當路宅生之寄與歲俱新
敢歷丹衷仰投洪造伏念臣猥將漕事兼領帥轅春
封圻數郡之間自邊戍累年之後久更雨雪士未能
解甲以還營一有風塵吏不免調丁而轉餉茲屆陽
和之候共祈安靜之休爰演真科用迎和氣伏願穹
靈監在誠意潛通諸夏底寧一旅絕朔庭之警有秋
登慶婁豐臻南畝之祥

代合肥禳火

同日告災甫深嗟於近境融風扇虐六微及於此州
肆懷警懼之誠爰奉祓禳之典伏念臣猥分臺閭邈
在疆陲比屋以居半茅茨之相接崇朝其頃几新突
之載驚雖天道之難知恐吏愆之所致用稽灌罔亟
演琅函伏願開伯藏威蜚廉斂怒雲霓沛澤坐消扇
燎之虞老幼真居同享安平之福

代合肥祈雨

序紀大雩浸苦常暘之沴禮崇群望尚德解澤之施
敢漑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誤膺隆委邈在窮邊靖
惟時事之戚休實係歲功之登耗茲臨龍見未應鶴
鳴黍苗正望於敷苗麻麥浸妨於滋長吏誠有慊民

則何辜爰敬祓於齋壇用肅延於飈馭伏願道慈廣
覆靈鑒潛通雷雨之動滿盈亟起夏畦之病天地之
間豐美用臻秋穡之成

都司代宰執禳蝗

民方艰食期嘉穀之用成天未弭苗尚飛蝗之為孽
用殫忱悃仰瀆高明竊念臣等戢忝弼諧道虧燮理
師旅且加之飢饉公私交竭於蓋藏荐歲大侵已起
無禾之嘆屬時孔棘豈堪有蜚之書萃中外之百憂
俟東南之一稔茲由畿輔遠暨江淮皇天形億兆之
心蟄駭衆多之羽慮深當宁咎在愚臣爰蠲潔於
琳宮冀感孚於璇極少回帝鑒庶即農功伏願閔此

鞠凶去其種類東昇炎火幸資田租之神實維豐年
允協牧人之夢

代禳蝗意旨

位聯輔政道昧調元未能十雨九風之維時適值一
旱二蝗之繼踵殍殣相望萊蕪多荒嗟汝農人一稔
正期於卒歲害我田穉群飛倏見於刺天近擬畿輔
之郊遠暨江淮之境若時為孽厥類實繁深懷中夏
之安危實係有秋之登歉天非弭災人益阻飢繫民
生之何辜皆臣等之有咎用祈景貺轉作康年去其
螟螣之尖貽我稻梁之慶俾紆国力允荷帝休

都司代宰執祈晴

多稼用成將畢三時之務積陰為沴恐虧一篑之功
載維大計之實閔匪但小民之易怨浸淫未止刈穫
有妨致上心厯懼切之憂皆臣等脉熨調之理供陳
薦藻望切傾葵伏願俯念時艰潛回帝鑒重雲解馭
亟舒杲日之明高廩豐盈沆保康年之慶

代祈晴意旨

有秋將遂積雨為愆當閭閻易至於怨咨懼場圃或
妨於登穫爰殫忱悃工叩高明謹延奉於仙真用吉
蠲於琳宇仰祈慈先下照陰沴潛消亟回玉燭之明
庶格金穰之慶

都司代宰執祈雪

律回大呂預占百穀之宜令燕元冥未覩六花之瑞
敬殫微悃仰冒明威伏念臣等功乏濟時道乖贊化
每賴帝心之默佑深虞時序之或愆抄歲將臨同雲
未合野有遺蝗之慮民懷多厲之憂爰演沖科用迎
嘉貺伏願乾坤荐相騰異效祥應平地盈尺之祈繼
之三白兆豐年億秬之慶慰彼群黎

代祈雪意音

抄冬屆候瑞雪愆期陰陽未應於天和時序几行於
春今阡陌慮蝗蝻之為孽閭閻形疾癘之逼夏深懼
贊襄有乖燮理爰繫涓於琳宇用祇扣於璇穹伏願
協氣潛回回雲密布散作千里蜚花之慶預開來年

多稼之休庶副民祈或寬臣責

母氏除祥

闕地及泉嗟棘心之罔極鑽燧改火條奠朔之再周
祇對昊穹泣陳哀悃伏念臣母臣妾起家辛苦鞠子
劬勞僅登六袞之年遽抱九原之恨音容浸遠日月
易流與懷陟屺之悲矧復在原之戚始終七載禍交
相仍長幼一門凋零如許皆愆尤之所致負痛苦以
何穷爰即除祥並修崇荐伏願南昌度厄東極垂慈
憑藉津梁共導游於仙國嗣承香火未墮墜於故家

茅山為亡弟小祥

恩義至情莫如手足死生叟隔浸遠音容敬竭舟楫

上千洪造伏念臣行虧孝悌身積罪愆怙恃二親已
嗟早世零丁一弟弗克享年僅存襁褓之孤復成幻
泡之夢禍患至此痛苦奈何對晦朔之告周顧形影
而相弔追懷旧歲嘗禱灵山雖大教之難回豈初心
之敢負用修崇荐爰衍真科伏願黑簿銷名朱陵度
厄拯幽拔滯永毋墮於輪回追遠謹終俾有為之繼紹

江東漕祈雨

三農告旱致當宁之軫憂一道觀風為斯民而請命
輒忘再瀆敢瀝寸誠眷惟公家多事之時適值頻年
用師之後流離靡集累々而仰食軍旅狼顧整々以
張頤所望有秋以保諸夏茲不雨至于斯極况有

而且為災疇折猶龜河流如線非但穡事與失時之
嘆六將糧道有弗繼之憂伊民何辜皆吏之咎儻三
日之霖未應則一歲之計奈何用藏殊科載祈嘉貺
伏願曲回天鑒俯念民生澤起龍蟠大霈崇朝之惠
境無蝗害庶臻中熟之年

采石水府廟祈雨

慮極龜疇驕陽愈熾瞻言犀渚神物所潛爰就建於
靈壇用肅延於真馭眷時適多虞之際方歲惟一稔
之期背夏涉秋迺歷時而告旱自江暨浙合數郡以
同憂不惟大田多稼浸就於槁枯亦且罔水行舟莫
通於餽運雖僅四郊之枯潤未蒙三日之滂沱豈天

怒之未回繇吏愆之所致不雨至於此極若國其何以支伏願大垂金闕之慈亟下綠章之勅天龍一指救民命於垂危螟螣盡除保農功之中熟

新居修造畢酬願

負郭二頃旧守先序有屋一區新謀近市葺修竣事被滌輸誠伏念臣逐粟四方轉蓬數載和淵明之賦田園久悵於荒蕪懷子雲之居風雨尚虞於凌震今粗成於輪奐庶知有於旡懷恭演真科用迎嘉貺伏願廣垂鴻霽俾適 居繼此息肩保戶庭之無咎安然聚首与家室以相宜

壽圍祈雨

醜夷犯順薄新壘以瀕危大德好生乞洪流而請命用伸虔扣仰瀆昊穹伏念臣保障非才慢藏納侮以斗州三月之役聚此蜂屯當勅寇四旬之圍凜如魚釜雖王師之進援与賊勢以相持橋柁中途彼有三面之勢難多淺磧我難寸步之前春人謀至此浸穷非天意回而孰拯皆謂得數尺之水即可濟三軍之師爰演冲科仰祈沛澤願削微臣之祿筭以保孤城之生灵伏願雨施屯膏風來良位捷傳泚水伸萬里之國威圍解晉陽免一州之兵禍

解壽圍謝感應

地有所必爭爰致窺城之寇天之佑者順幸叔卻敵

之勲感供覆之生全罄素衷而報謝伏念臣繆分邊
寄適際時艰城彼州來既昧春秋批吳之戒截于淮
浦畧無小雅攘狄之能方其築長壘以閉圍據中流
而斷塞環烏孫於境內肆逞狼心視赤子於城中几
同魚肉矧亢陽之適值雖援旅以莫前書憑露香弓
清氛稜果荷溺焚之拯故有如影響之感通得一水
以拖斷橋拔柵之功不信宿而報全璧班師之喜脫
新墉於危棘震中國之威稜非天意有以保之則人
謀安能致此用踈淨供仰荅殊休伏願上帝垂慈高
真降鑒生民弭禍毋與南北之紛爭醜類革心永保
東西之封守

黃籙普荐陣亡

醜類闔邊嘆閫謀之不力皇穹悔禍痛兵難之何辜
敢殫迫切之誠上瀆高明之聽伏念臣猥兼兩鎮倏
閱三年不能限戎馬之弗侵未免陷生灵於多故成
將校卒伍身嬰矢石之衝或工賈士農家被干戈之
厄或流離而亡於道路或抄擄而沒於穹序或因之
而致凍餒疫厲之哭或值此而遭水火盜寇之難嗟
衆生之不幸雖浩劫之難逃然一夫有死各將誰歸
而三軍司命罷復何遐想馬匠夏畦之鬼與沙場夜
哭之魂雖捨生取義之無慙而茹痛含冤之何已用
擇歲終之吉上祈天宥之恩比而由師旅之淪亡同

此入坎離之鍊度物化輪迴永無沉墮遊魂精氣咸
与超昇用答遺尤以酬心素伏願昭垂慈造尽滌宿
愆厄度朱陵咸享人天之樂塵清紫塞俾安老稚之
生

淮閩得祠歸里

非才分閩每懷誤國之憂得請歸田實賴自天之祐
謹摠情素上荅穹蒼伏念臣本以書生謬專戎事任
兩道十數城之寄凡一牛五百日之留八徑寇入之
虞机無容髮三厯邊圍之急食不下咽幸蕭奉於皇
灵獲屢摧於虜魄事危虎口命茅鷗毛四封未靖誰
實尸之一夫不辜臣之罪也茲抚躬而興惧累抗疏

以丐休恩錫公朝生還故里善釋千鈞之負許尋一
壑之盟非造物者賜之豈臣力能及此捫心有幸感
德無穷爰載潔於齋壇用仰酬於景貺伏願三灵对
越寸念感通畎畝不忘欣際升平之運戶庭無咎永
為蕭散之民

荆閩辛亥保安春哨

分閩罔功頃慮防春之擾籲天請命幸銷猶夏之姦
輒瀝愚忱仰干洪造伏念臣驅馳已老牧御非材洪
流為沴正切民憂青草將生又傳寇入卒邊塵之不
聳皆陰佑以無虞敬演冲科用酬景貺伏願上帝曲
廣好生之德俯憐微臣本無嗜殺之心惟築惟征賴

威灵而集事于疆于理与封部以奠居

荆閩辛亥保邊醮

國之事在戎莫重舊邦之復天所佑者順實依厥鑒
之臨敢瀝丹忱仰干洪造伏念臣材非用武職乃幹
方生平對越之心惟憂或失分表經營之想何力敢
為騰時襄樊本故疆宇十五六載付之榛莽數百里
地隔以腥羶屬君命之有嚴犯兵家之至險執戈荷
鍤暴之燦日之中挽絳連檣觸彼洪濤而上一塵不
聳二壘迄成彼首雖及境而遁歸吾旅悉全帥而克
捷是由天意夫豈人謀第兵交寧免於殺傷而敵忿
將萌於侵軼此皆臣罪深為民憂所憑宗社之灵其

保封疆之固用醮素願爰演冲科伏願昭上帝之好
生侑中華而降福城郭人民之皆如旧重欣風景之
還山川鬼神之固不寧尽洗妖氛之染

武當修醮

別名山三十年久嘆煙塵之隔統楚地六千里復瞻
香火之新厥有宿緣獲依灵佑伏念臣粵由弱冠嘗
謁殊庭夙承先志之敬恭常賴危机之保護中嗟福
地亦墮劫灰山川鬼神為之弗寧城郭人民傷哉非
昔敢謂中朝之過聽俾叨外閩以來宣氣教當回封
圻載復命羽流而徃奉知庙貌之不移爰繫丹忱遠
陳清供念負乘尚虞於致寇而干戈寧免於殺人匹

夫非辜微臣之罪是雖共於王事恐未契於天心敢
為兩道之民用祈衆真之貺伏願虛危蹙之照耀翼
軫分之又安一馬不驚見昇平之世界五龍如昨還
清淨之道場

壬子禳火

疇昔之夜當新火之方更獲罪於天忽融風之肆虐
燎由魯廐延及類宮方烈焰之騰空几比庠之掃地
投誠盼纒弭變頃臯推咎證以省循演冲科而告謝
伏願免貽民禍責止臣身賜福虛危常假元冥之助
奠居翼軫永消闕伯之威

壬子保安春哨

地雄諸夏慙非分閫之才天佑一春幸弭犯邊之寇
敬伸丹悃祇荅蒼穹屬時青草之方生條報赤囊之
將警列城經理之暫几高鑄之尚疎四野生聚之繁
恐金草之不免惧吏不武致民無辜賴盼纒之有孚
底封圻之無失至于鄰境雖連月之跳梁執彼首渠
才七日而退遁此非人力尽出天威謹蠲殺旦之良
庸展簡場之謝伏願衆真助順大造好生周禾溫麥
之告成虜無鈔掠漢水方城之修備固有藩籬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四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五
古風

丁亥紀蜀百韻

太歲在姬甯義取正東陸虜越二月初八日羽書西邊
 來胡騎振南牧倉茫星火急飄忽風雨連憑陵我封
 疆剽掠我孳畜一越摩雲險巖嶺在官軍守不
 已汗宥岷俗再度峯貼隘石而忽令夏國探者見謂
 州階重為武階毒胡兒忽令名以疑女真詐頗訝疊
 鞬鞞屬戎司以落為鞬而或疑女真詐頗訝疊
 州族此皆一時論衣毛不知帛或疑女真詐頗訝疊
 不羗人惟食牛羊勁弓骨為面駝骨為面箭亦有骨為
 不甚食米麥

之健馬鉄裏足我司獲到羌人馬蹄以鉄裏時取金夏其鋒不可觸如竹迎刃解犹雪以湯沃先聲張虛疑我師遠蓄縮心已批撤速手為望風東張虛疑我師遠蓄縮心已批撤速手為望風東韃軍望風不敢出此策昧戰為守計之奇与伏西和官軍望風不敢出此策昧戰為守計之奇与伏西和父問斷末道方自三月不遣兵解援文南暫躄躅虜人三月初初春聚石靴百姓空城而騎守將利僅小退凱音俸以下春聚石靴百姓空城而騎守將利僅小退凱音誤陸續虜將利程信蘭阜要寸功制師誤得捷音將士上敗方將直至西和遂有良將半喪血程信上敗方將直至西和遂有良將半喪血馬翼之平敗是日寇直至西和遂有良將半喪血馬翼之平敗是日寇直至西和遂有良將半喪血事皆西平良將也敗書丙夜聞前茅石門宿石門垣是事皆西平良將也敗書丙夜聞前茅石門宿石門垣是遂不敢進逆令控三閱謹毋費一鏃魚梁閉仙原人遂不敢進逆令控三閱謹毋費一鏃魚梁閉仙原人平制在魚閣以下前即殺金武休護午谷武休閣去里元平制在魚閣以下前即殺金武休護午谷武休閣去里元

李大亨七方對壘持七方去沔州近百里元以守之轍覆縣官塞蹊徑制司自去仲死吳桂守前轍覆縣官塞蹊徑制司自去仲死吳桂守戰士據林麓由是關以外民皆弃序屋無三徑元自可路春戰士據林麓由是關以外民皆弃序屋無三徑元自可路春流徒有老小入關而西康至天水患不翅蛇虺亦鳳集關兵不狃然聲盈路能守而即死官兵境亦亦鳳集康太守陳安青野安雜能守而即死官兵境亦亦鳳集踐天守張維檄令問守仙原天去冠兵何翅亦鳳集一炬餘地已付麋鹿百鳳州虜司提鳳守吳剛同守武亦鳳集休逐委焚蕩河池本無虞百里禍尤酷何地風穆黑子亦鳳集盜賊潰焚蕩群盜沸於鼎賊有所謂刮地風穆黑子亦鳳集之逐委焚蕩群盜沸於鼎賊有所謂刮地風穆黑子亦鳳集類流民湊如輻母悲愛子死夫沒廢婦哭城市委焚亦鳳集蕩道路份怨讎于時益昌民十室空五六是時益昌亦鳳集山避牙檣嘉陵末舳艫尾耻属沔制司宅眷登舟下亦鳳集徒避牙檣嘉陵末舳艫尾耻属沔制司宅眷登舟下亦鳳集

蓋昌九百餘艘十一日十東隨啓行驛書轉加促鼓
到蓋昌後部三日十月八日大帥起旌旗救前
吹一萬人計旌旗鼓兩勞使者車漕守保安橋以防
吹蜀人前所未見
文南之警二漕三分元戎轟制司謀出倉卒判副使重
未到而寇退梁滿山谷以我趙原李大成郭調發失宜逐
以潰卒徒跳梁滿山谷以我趙原李大成郭調發失宜逐
殺不手言歎聲言誅不平未知不平孰人情往傷弓未
免驚曲木土着避鄉井携老小入山避寇游手伺風
燭是時益昌市井小作人乘時嗟哉是日也性命龜末
卜事機正講張天時幸炎煥炎熱既沒真死而退
晉邊死季龍周翰奮方叔不聞武侯敗街亭誅馬謖
蘭亭之敗實帳前要功而猶有益明在焚舟振秦穆
行既敗以違令罪程信

程信雖敗較諸將尤勝不待斬樓蘭聞已事董粥
或將遣使通幣所無戰議措紳履欲折意氣喜可掬
中有山西人嫌若國深辱問之何所云首疾已頻願
大言往者悔我已潰心腹謂後守三關而尚為未者
憂不知護頭目謂後守三關而尚為未者
道渠已熟躡兵以為之未皆道三關固天險五郡恐日
感區不止三日感百星之謂為盜不見關以外處空杼
抽朝廷無事時司農積邊穀一朝棄糞土知幾十萬
斛失所四五州錢糧聞民力哀何辜邊人罪難贖色雖
惟惺喜骨尚原野暴未旌平涼冢不聞優恤之典方
起鄒陽獄有諸將以主帥不能統制安遠父子死于獄辛

苦在貔貅恩賞歸鴈鷺前史卒以下皆賞有差帳幾
効先軫死不及介推祿謂麻仲馬翼輩死王魏師付
乳臭謂帳前提率王漢校起奴僕謂何克勤及諸平
時好糜爛深刑痛敲扑平時死諸非必勝軍送司者
刑不能于時在勞未仍忍送誅劇至利州殺盡民
以勝二軍手日頗間富窖藏悉已發來多救藏盡
以必一勝二軍手日頗間富窖藏悉已發來多救藏盡
冠盜邊死一夫耕食能幾日蓄田里思反業百姓
軍一出即復而原堡未修築邊頭原堡悉已毀了无
官軍不出也原堡未修築邊頭原堡悉已毀了无
金城圖酣事銅鞮曲寇退之後不聞謹武備諸打索
駕虛舟空奩着亡局縱君不懲艾而我為慙恣我聞
報中朝四境已清肅邊中寇元出沒境上而一人万

人心可欺寧可服當時屹如山一二臣可錄凡此保
蜀功西和李公獨趙公繼一出頗慰沔人欲益昌所
毋勳餉臣尼其轂公論雖未泯天幸不可復安得如
紹興魏公任都督以口伐可汗我恨匪元璫徒能効
曹劇遠謀鄙食肉言之貌愈戚至此淚幾蕪客既聞
斯言稽首拜且祝九廟宗社靈百城堯倪福德澤在
天下人心久滲漉徒以成敗論公等皆碌々伯比議
莫敖為賈知子玉春秋過責備小事書簡牘子其鉗
爾舌毋取斧鑕戮漢人悔鴈門唐師老鴨綠有道守
四夷初何事窮躄不戰屈人兵正豈待驅逐吾皇
天地心萬國圍春育疇咨元帥功非夕則在夙出命

宣黃麻入相賡綠竹除書從天來恩礼方隆樽三公
應鼎象相子運坤軸小夷置蚊蚋壯志寄鴻鵠分無
万户印冕尔一盃醪熟慰豪傑心有詔不盈軸克門
万里天意者未親矚君相勤外憂必有寧我蜀

過涪州懷伊川涪翁兩先生

昌黎昔作潮州游潮人百世稱名州又聞柳州柳子
厚柳人至今愛其柳二公皆以文鳴唐所至不偶為
異常卒令江海流落地化作文物聲明鄉涪南僻在
巴子國地絕中州少人物天將儒道淑是邦曾向先
朝處羈客河南夫子間世矣山谷老叟人間仙一時
轍迹相繼至頓使光價增山川嘗嗟道從孟軻死一

貫誰能接原委又嗟詩自杜甫亡四海誰能造詩壘
幸生伊洛續聖傳鳶魚遂復窮天淵從而江右振餘
響清廟又得存遺絃今踰元祐二百載草木涪人尚
知愛文章性命雖匪伴氣象風流久皆在惜乎兩公
生盛時下与屈賈同驅馳涪人則幸公不幸天下應
怨涪人私

壽襄閩

江南三月春事濃人間處處熙東風山陰亭下羽觴
奉長安水邊簫鼓從衣冠酣燕太平以干戈浸鈍鉄
鉞朽神州風景雖慷慨已付新亭一盃酒皇天祐宗
苗此時乃眷疇作邦家基水晶宮裏毓奇瑞翼日生

此神仙姿平時功業在孝術治道邊防講明出遂將
姬旦勤勞心一洗吳人侈奢習襄陽自昔天下雄形
勢今處常蛇中彫弓旅矢自臨牧輕裘緩帶惟從容
雞鳴而起夜無寐切下安危以身繫四維盤石因遺
慮千里毫釐尚深計一民未飽公食之一兵尚寒公
以衣蒼顏皓鬢已若瘠黃童白叟人其嬉膽言二十
三郡固根本其蕃賴封埴農知奠枕士超距豈但邊
人戒生隙幾番羽檄動漢關折衝隨出精神間平淮
既敵江漢盛敵邢况盡春秋難往時固未一兵役動
以千金大農給自公邊用足幙府不費中朝一毫力
往時餽餉職調師粟殆不及暮年支自公留此上方

畧粒米狼戾如京坻規摹宏大有如此古猶其難况
今擬朝廷宿望四海重中外先生一人耳我聞文正
腹有百万兵西賊聞之心膽驚胸中武庫今十倍一
塵宜弗輟賴侵忠定昔年鎮全蓋一信五年方做得
况今終始一勤字十年之間未嘗息噫嘻楚人申討
無日休越人生聚幾歲周規摹止俟機會至社稷固
賴封疆謀史母比公僅羊杜雅母詠公止申甫昌唐
安得十元結平蔡惟須一裴度黃麻紫闥深帝恩衣
衣赤舄行公歸願公壽躬壽王國牛馬下走亦作壽
域之黔黎

壽襄閩滄浪行

春風吹袂下滄浪獵獵旌旗擁使艤王人榮耀客亦
好蓬窓餘暇聊徜徉飄然何處一漁叟解后相問汀
洲傍具言老夫江湖人數百甲子游漁鄉今朝聞說
相公過來與鷗鷺窺牙樁願得公留惠郡國曷為帝
召登岩廊客聞叟言命叟坐因為敷衽陳其詳相公
今世之山斗清廟鍾呂明堂梁丰神千仞秦華立文
章万丈虹霓長濟時手袖屠牛技醫國曾堵扁鵲方
昔時嘉定十五載聖主命之來鎮襄大開元帥青油
幕直上甘泉紫荷囊威稜坐撤北門警道德立致南
方強徑綸偉略具文武舒卷妙用兼柔剛越從老龍
卧當道何得匹馬侵吾疆能令社稷重九鼎孰敢袒

謁嬰千將兩渠雲挿付餘畫腐紅露積棲餘糧暑寒
一紀護江漢關河萬里賢金湯連年兩赴淮左援鯨
鯢封觀軍聲揚前年一遣江右戍狐鼠掃穴皇威彰
風埃政喜清朔幕藩籬豈料生西羌蜀人寡謀失形
險黠虜乘釁成披猖繆傳冠已出岷鳳條報賊復踰
梁洋遽書始時到王帳賤子是日行銅章倉茫公撤
即王事甦勉越俎當戎行虛疑或謂金匪韃浸淫遂
及均与房固知力戰率蜂蟻其若醜類猶豺狼彼時
人間落心筋凜甚黃葉驚秋霜賴公獨運惟幄裏曾
中武庫森冰鎧使今舉鉞戒諸將我欲洗劔屠名王
三軍賈勇競距躍列城拒敵爭軒昂登陴固壘先上

策渡漢麾軍雄外攘折箠一管奪之氣援桴再鼓抱
其吭致其俘馘子羶剝素馳名馬偕皮裳匈奴關氏
果畏漢可汗君長知尊唐從渠躡躅關兩席自我驅
逐如群羊屬聞環召下宣室恰值鏡歌奏未央直期
按堵清楚道乃命艤棹騰曹裝日邊尺一詔書趣率
屬起部登文昌且煩史現職紀錄一代大典資鋪張
僉言功大板難盡小却着之政事堂盍從丙夜驗璇
極太階符采方熒煌况今冠已越重險中原正作逐
鹿場虜巢一朝僮盡撤吾圍四塞俱當防倚頊真儒
用斯世庶建長策裨吾皇相公在鎮兩道幸叟之被
德誠難忘相公入輔天下福叟之蒙利尤難量僕家

近在相公里三二載依公門墻公憐我勞許閑散蕭
然一葦從回翔叟聞客語喜堪掬以手加額陳穹蒼
乃言周室有召伯至今歌者思甘棠又聞典午泰始
際亦有羊杜屯襄陽相公勲業如客語盛矣丕邁前
人光願言歸朝相天子壽如松栢還如岡叟言未既
客拜手俄記箕尾當生商眼看榆火正佳節千紅万
紫呈芬：恰搜枯腸綴俚語願俾千歲臻休祥叟言
大似啓吾覆便可當作南豐香叟行客喜筆成頌持
以仰佐瓊瑤觴此歌不但介公壽亦可石室蘭臺藏
過江陵荅黃虛舟遺其子袖詩相訪
平生說黃香江夏得青眄襟怀冰一壺句法金百鍊

秋風重問津蹤跡已鴻燕不克從翁游僅得与君見
嶄々露頭角有子已爭羨當時文字交人物可矜術
雞棲喜賓朋烏好樂僚掾我雖客其間獨微折鞵線
一別今八年歲月寸掣電掣鶴呼不來磨蟻狂為旋
茲西南州來迹甫脫瀆浚不謂岑寂中而有解后便
願昔德而州乃今突而弁客子無恠乎曩壯近多倦
手携乃翁詩字々壓澄練眼前名公卿題品幾百卷
乃知虛舟名久已滿宇果開蓬三四讀驚起鷗一片
却慙此珍貴胡為語貧賤中夜喜無寐歌枕成輾轉
願方困泥途豈暇事筆硯日遊嗟流落相見獨婉窈
聊慰之子心猶逢似人面亟思走城闈亦欲叙深眷

懼我道上塵汚公手中扇稍涼策襍襪來前弄狂狷
春容白乃翁少緩勿加謹

贈黃虛舟

昔唐人張志和以煙波釣徒自號玄真子時顏
魯公刺史湖州志和入謁公問其舟敝漏請更
而已某嘗謂魯公一代翰墨老手能磨浯溪之
翠以為功名之士勸而惜不能墨蒼雲之水以
為道義之士重舟之舟孰若与之字也虛舟詩
伯晞志和者今茲來自楚渚謁我大闈而我勉
齋老先生為之欣然領會濃墨大字賜以虛舟
泊渚四字使之增賁丘園掃耀草木今世布衣

中得此於王公大人者無有也而况先生筆法
今世魯公志和之所不得者而虛舟今得之其
可無歌因取是以為二十八字其詞曰唐人筆
法說顏書惜對玄真一字無今日虛舟載歸去
清風從此盛江湖虛舟行有日併作短歌以餞之
君不見君家知命京師日白衫騎驢人不識當時盡
作梁園圖惟有龍眠老仙筆又不見異時知命離戎
州終身願孝陶朱遊能令太史為著語至比西子同
扁舟君今名在嫡孫行數載浮家渚宮上秋風細起
鱸魚釣落日狀成浣花樣孤篷短轡成兩竒一朝復
見江南詩風流信是古難繼亦有軒輊誰為之我知

長耳困阜樞突市衝籬久狂蹶逢京北節僅免辱入
華陰門幾遭詰不如小艇楓荻洲水天碧處盟沙鷗
凌波三歎洛妃恨招魂一洗湘纍愁騎驢不下竟為
惑從葦所之樂何極乎今坐上嘲子瑜爭似舟中懷
李白奚庸二畝藜覓圖足歸一枕黃梁娛持竿鼓枻
貴適我解鞍截鐙無從渠厥今龍眠麟筆不可復太
史鸞膠尚堪續我亦若溪漁隱徒亦有水調遺子以
一曲

和劉清叔襄陽隆中行

老瞞晚當漢道卧黑雲觸天月新破英雄湖海應如
響獨向南陽靜中坐當時不過劉豫州抱膝吟嘯誰

為酬本國一旅漫夏祀豈為萬戶伸韓讎彼攸官渡
瑜夏口非不功名以嗟就甘心蒿布嫁之子肯以金
夫易吾守惜乎天下思漢心是際不及西都深皇天
不祚機再失馬謖之敗雲長禽空存遺廟千載後過
者猶知袒為右嗚呼龍乎如有靈盍使胡營落天狗

安慶道間艱食紀民言

久作江湖游竭來長淮道煙火頓蕭殘風霜愈悽愀
良苦粒食艱辛勤計一飽旋求市升糴亟借村春搗
至是始炊午既夜又愁早誰其念王孫試以咨店媪
尔鄉素膏腴有年富禾稻于時場始築安得塗有莩
意者七八月低疇苦深潦不然倉廩充有司未之告

乃媪語行客顏色類憂情今年亦中熟種多所收少
閉糴富家害和糴果官攬前時尤皇皇近日糶稍
淮邊易作荒江鄉太平好客乃為媪言尔其語鄰保
果官寬催科富家悉戶曉明年農扈豐已開彊魚北
有穀趁貴時得錢免折了如此有餘裕否則恐它撓
嗟哉米如珠信矣穡維寶願言採詩者戒吏謹無擾

徽路道間賦草履

我見行路難乘輿或策騎乘輿固為逸數卒奉一
策騎雖疾鞭踞鞚疲兩髀寧如隻不借脚向實地
勿笑芒屨質不易冠屨制勿謂晏所賤天下足相似
彼鳥以草木或蠟以鉄齒尔從百其巧吾特四其耳

雖若刺尔眼自不癢吾趾不愁雨濘滑每踐霜雪裏
踏碎山頭月濯以滄浪水一鞵纒幾金一行數十里
徒步入長安千里足下起我知康樂屐無愧尚方履
貧賤所素行富貴勿輕鄙

送淮西羅提舉

濡須倉使攬轡未暮抗章求閑天子嘉之以易鎮
去父老憲、如慈父母某時佐帥幕適公檄歸自
穎水於蒿萊中得臨淄去思碑適與公行會載念
古人文獻雖遠而提舉同臨淄里有臨淄風今淮
人去思亦猶穎人之思臨淄也遂備以短歌而餞之
朔風獵獵吹征衣行人近過穎水湄西湖亭榭盡蕪

沒問之故老徒傷悲徘徊城郭三教日奉日丘墟總
陳迹畫船明鏡何復存僅有豐碑草萊立倦眸疾讀
昏且花風雨半蝕苔痕遮摩訶別路如拂拭始見大
字飛龍蛇穎人相詫復相語謂自吾生在吾土中原
不幸淪腥膻百載相忘付鼙鼓皇天未肯喪斯文此
碑涕然靈光存琅琅一唱且三歎其旨高遠其詞溫
上言堂以去思記作者為誰以梅氏謂昔皇祐三年
前臨淄序陵踵其美我聞是時當太平二三前哲皆
耆英流風善政雖不泯可使草木長知名其如高岸
變深谷未必餘思在遺俗能令召伯存甘棠賴有茲
文得諸目呼工亟取墨本歸黃絹幼婦竒哉詞苑如

隋淚憶叔子又若石鼓誇昌黎
歸來中龍重拱辟玉一
獻戎垣一籤室碩瞻良吏
今世誰可以當之贈何惜
臨淄里人名相門濡頰使
者君章孫吾皇更化首收
召嘗以謹論排天閣青山
百疊近出守繼以皇華泣
淮右播神望者如福星旋
羣戀之類慈母倏焉出岫
雲無心懷宜春印歸北林
攀轅一道去思切何翅頰
於臨淄深欣然折簡為公
寄聊當驪珠重行李老成
雖遠典刑在今世臨淄我
公是公其持此畫錦還雜
之先正文獻問鍾王旧墨
退三舍瑣瑣竹石生慙顏
却須念到汝陰上千里煙
蕪尚悽愴整齊廢壘復盛
觀要似歐梅旧遊樣朝廷
喚取登承明勉厲勛業磨

蒼珉願公如輔皇祐日我作皇祐清時民

送安豐王守赴召

西都人物盛直道古之遺禁閨願汲黯本朝懷望之
淮陽寧果薄馮翊豈為卑王所期陳列臣忠在濟時
此其天下志奚止一州為碩望苕溪出流風漢世追
淵源充奧學嵩華聳殊姿宦路衣冠重詞林錦繡摛
丰稜時砥柱識慮國元龜岸幘臨藩翰飛書贊閭帷
運斤揮鼻堊脫穎露囊錐小試元戎畧爰分刺史麾
袴襦騰善頌冰檠守清規道愛臣胥悅神明吏莫欺
訟庭清鼠雀戍壘樂熊羆粉堞新金塘舊芍陂
邊聲沉夕析輶傳趣朝倏梅驛催行色棠陰動去思

政嗟廉范暮欠借寇恂暮此去登烏府行當侍赤墀
功名早管葛德業繼周伊何幸班荆列相隨騎竹見
直聲立懦氣高論肯設辭至化更張久人心屬望期
公歸何所主國是必攸司元祐末宜監詔吳初可師
事機無玩易綱紀要扶持扣彼漢屬國問之唐度支
戰和籌孰決錢幣策安施二政憂為甚群言咎孰誰
外邪方闖伺元氣謹調肫好為陳于上宜詳論彼夷
淵叢本鸚獺窟穴長狐狸間絕金指楚謀疎未濟丕
頃開邊市害無異盜糧齎一跌嗟招侮群姦孰肆窺
風鞭輕道路雨石薄城池烽火連襄塞關山蕩蜀陞
憂深荆隕郢備急劔通變押虎仍難御盃蛇矧易疑

舟中那自敵堂上若為奇盍使姦雄服先思處置宜
閹臣當重任邊守戒輕移倍直收農糴豐儲備卒飢
練兵明正伏擇將取偏裨義甲常收率夫丁勿苦疲
敵情精問諜蕃俗善羈縻意氣登豪俊忠言傳訪咨
江南乃堂奧淮北是藩籬况復賊方籍願瞻司隸儀
未容輕助弃勿太失養吹大勢中流捐沉机後着基
有方扶壞證毋藥試庸醫旒冕思應切弓旌去莫遲
和顏將俯受造膝願前披寬裕求經理從容副倚毗
轉鈞蹄塊北躋世作雍熙內定何參畫外調廉簡私
清談懲晉禍朋黨鑿唐哀根本茲尤重封囊更及斯
一登清廟鼎回立泰山維寧出批麟訐無傷扣額危

搢紳當世望簡冊百年垂一介嗟何陋三邊以載馳
驚風嘗出塞落月幾登陴惟悴心非鉄駿尋鬢已係
從戎無橫草思我甚憂葵鶴髮將歸省龍門語暫離
僅揮斤与斧願取楠兼攘側耳中和奏犹能繼後詩

惟揚和校獵行

歲華欲杪雪未飛寒飈獵獵吹雲旗將軍戰歸卧
鼓聊以搏射矜遊嬉老夫矍鑠冰霜姿強季年少相
追隨短衣足馬勉同俗病骨踞鞞殊支離攢花小队
穿晨圍哀鴉驚墮鳴愁鷓控弦一過林聲靜黃狐老
免從悲啼頰吏按轡成高宴燎毛燔肉酒堪薦干愁
常苦日在眉一笑相忘風裂面夜深喚起玉龍戰幻

出瓊瑤恍然見巽勝豈為歎請命助喜明年新穀賤
若行好事答上天且從獵子懽殘年吾曹掛了放馬
願歸去盡日漁釣茗溪前

和鄧季謙復法曹梅花之舊

揚州東南一要區在昔繁盛今荒蕪名園牡丹存舊
園后土玉蘂成蕭疎法曹解中梅一株水部一去何
人如苔痕草色城之隅朔風吹老冰肌膚姑射羽化
歸清都熟官衮朱墨驅誰復着意詩工夫巡簷索
笑蕭室虛無人肯訪根荄餘仲華曾次玉一壺徃
咳唾成驪珠竭來四顧瞻庭除披其蓬棘手自勸培
植反本還其初薰班馬香文字娛招宗玉竟東家居

一花一木非尔殊造化亦有時榮枯景物抑豈因人
欵歲寒標致何渠々此花大似山澤癯然豈屑意人
招呼品題費盡人做模命我亦慙蒼然鬚看君詩句
傳江湖江路之甫孤山逋清馨未許蘭焚俱奴視桃
李衫裙襦噫嘻水部之梅得遇乎復古可大春秋書
誰謂醉翁之柳不哂予亦有千古鸞膠無

清暉扁亭和韻

中原從限南北天兩河壤地雲霾連我亭莽蒼生夕
煙擬訪舊事如談僊徒懷故老悲逝川我祖疇昔鄉
御田家沁水傍盤谷邊直齋以奇石環鳴泉黃橙綠竹
依清漣人物佳秀何翩翩々百年焦土今可憐安得健

馬長驅前屋成詩至不偶然廉車雅好能輕捐勉我
作檄三秦傳繪此鯨鯢如烹鮮返其故邑追昔矣徒
使浩歎慚詩篇老矣韁鎖空蒙纏聊復借是華茅椽
歸歛漁樵相後先開門讀易終吾

賦宜興莊庵蟠松

徂徠有佳質勁氣鍾堪與屈此昂霄操高卧山之隅
盤旋八九折俯仰相索紆不受霜雪凋倍費雨露濡
婆娑翠蓋若夭矯蒼龍如絕疑偃蹇姿幻身巢由徒
子孫十八公封爵五大夫烏能累吾心毋以戕吾軀
雖非棟梁材而無斧斤虞草木肯同腐期与茲山俱

付小子治圃

八山踰一月翕忽是冬初寒色動旅思歸悽懷弊屣
迺來琴書暇頗能課園夫西隣無恙不小亭竟何如
霜前曾摘橘雨後嘗植蔬乞得梅栽未移來增長無
王人不在家想見茅椽虛花木要葺治勿但催田租
築墻放土厚種柳令竹疎遠籬列碧槿傍岸間蒼梧
常使竹平安罔俾菊荒蕪看之牡丹邊海棠兩三株
愛惜我雙鶴不可食無魚冬深恐作雪老子歸來乎
多、辨新酒更為整籃輿匆、寄回鴈詩兮代其書
丁未春過宜興先瑩手植稚松一千四百五
株因睹鄰山巨松方此採伐感而有作
鄰山之木高百尺伐之丁、勢欲白小可為桶大可

梁徒一或至予金百我得平壤丘壑傍載披蒙茸剪
荆棘移來松秧細於指方且區、事封植烏乎物生
宇宙間數之不齊殆難識惟天惟條寧有情亦有一
消與一息碩梁挺特歲寒操几費扶持化工力霜皮
翠黛傲岩壑木落天高无慘色豈虞百載雨露恩不
勝一朝斧斤入如我手種培塿邊土欲其厚根欲實
戒樵者採牧者踐懼水所漂風所拔從茲寸、復加
長及尔拱矣幾何日道塗觀者致三嘆既憐吾勞又
渠惜吁嗟人事無不尔耆舊凋零童稚出或榮或瘁
物理常亦犹代謝与盈昃君不見秦皇嶺頭松又不
見孔明廟前柏龍蛇老去終幻化煙蘿掃地無餘迹

孰思所憇戒勿剪彼躬不閱後皇卹我今姑作十年
計奚暇藩籬較得失盍捨橐駝種樹法願季長房縮
地淋移彼就此同一區為君保此日印霄質母令伐性
類杞柳寧以不才等樗櫟乎泉子孫聞此歌若對牛
山淚應滴

賦蘭花

此花九畹未易栽綠衣紫裏甘蒿菜芷沅同傳蕙同
譜子竹同色梅同開旁求諸野象惟肖有隱君子山
之隈東風吹拂不自意人薰其德直清哉何人羅致
丘壑癯偶以玉樹依庭階不容園綺商嶺卧乃聘子
陵桐江來豈非國香太孤絕亦以此累為身媒願從

時俗供鼻觀及俾牽惹游蜂猜何如古來名不入楚
騷勿自標致同凡卉全吾臭味適吾迹其子西山之
薇相徘徊

憶海棠

是花西蜀富有之尚無恙否香霏：家林總植三四
株殷紅淺綴琅玕枝醜顏含醉貪午睡絳唇欲語羞
春肥嫣然一笑傍無人有齊季女傾國姿王家準擬
相獻酬一日不見三秋芳東城風雨作寒食回首應
謝朝華披可怜玉環古坡頭大似綠珠危樓時嗟哉
薄命色事人只愁春老色易衰從來詩不入杜陵豈
以賈禍傷娥眉惜無金丹為尔駐顏色倚欄凝望令

人悲

阻風定花湖

舟來風歎東大壯行先令舟去風歎西由巽反而震
去來輒齟齬曾弗一遇順天公豈世情故：敗人與
太湖八百里波濤天下盛我聞里人言颶作不遽定
馮夷挾蜚廉春深怒方振蹄林茅朔吹揚沙成晝暝
銀山起平地組練戰前陣望之春雪卷恍若夜潮應
魚龍賈餘勇澎湃駭觀聽壯哉有如此夫豈力能競
定花過荻浦相望一舍近比苦盪岸橫去今值打頭
正徒閱千帆過安能一蒂進篙櫓俱束手吳兒伎莫
逞我生江海客涉世伏忠信壯年膽如斗行險或僥

倖艱阻今備嘗悲縮亦已甚願希謝安石聊復為性
命惟忍乃有濟天定自人勝小留固不惡從者勿深
病治世無鳴條洪範有休證終朝斯可已天籟盡少
靜不能昌黎訟抑且舞雩詠焚香扣僧伽直道焉用
佞筮易得諸渙利涉可相慶繫纜柳陰下呼酒姑醕
酌鳴飛何冥：層雲接寥迥明朝復相困扶藜過前嶺
次日風止舟行湖路百里過順入雲川

東風打頭心散醉大舡小舡岸邊憇夜深羈思沒浩
蕩展轉寒衾不成寐倏然月上間鳥啼頗覺舡頭水
聲止攬衣推篷起回顧仰睇木杪何披靡叫者謫者
與讓者漚耳万籟一時弭呼奴候水其往問盡卷銀

山轉如砥大塊噫氣司者孰覆雨翻雲若斯易海門
潮過無宿浪灩澦堆低等平地水神私怒何事觸天
公見怜幸威霽湏臾同宿三百舟語音嘈雜共一喜
明星有爛雞未唱解纜移篙鬧如沸棹歌款乃先後
發銜尾而進魚麗比大舡膠淺挽以力小舡破膜疾
於駛我舟出口天已曙金烏蕩漾玉壺裏中流如在
天上坐歷：煙林近堪指舟人乘快不停櫓如期一
舍忽百里獨山入港日踰午天乃反風錫嘉賜施牙
穩定帆腹飽迅若兔往激於矢青山過眼炊黍頃昔
雲已在尺有咫方嗟薄命動多阻大喜過望濟吾事
噫嘻世間靡事無乘除小：行役豈足計以今揆昨

如是觀兩日之間有泰否乃知逆境所難處以順處
逆順終至書空咄：何所為坎止流行付天意

歲除勉姪輩

小姪齟齬年穎悟若可取計日望其進何乃僅如許
師模天下士如大匠規矩爾頷一暴寒不思三隅奉
誦說每易忘課業弗勉著歲月不易得駸：迫冠娶
新年十三歲奉勸一二語及今不苦季將病不孝苦
汝伯正坐此庸老母足數儻或事姑息愛汝適壞汝
丈夫無立志既：等兒女努力振斯文流芳繼諸祖
作詩誨符宜聊以儆韓杜

戊申和嘉具守瑞麥行

瑞麥歌懷安三岐及六穗嘉祥不虛出良以氣和致
人言一草木華枯且為異况茲一日食有是三足記
此邦今扶風中興踴佳地去年歲千石衆懼憂莫弭
入春雨暘若嘉驗應期至矣侯政事師其清一極水
致、布上德念、在民事東都循吏孰漁陽史君似
一麥露瓊穎異世風同軌華黍續新雅嘉禾繼前瑞
老夫卧陋巷聞此躍而起一屢猥受滕二天幸托異
誰謂大慶賚俯亦及憔悴自今豐年兆不苦力田匱
當知太守心根源自宮闕務農且重穀感召至茲類
昔襦今五袴千里共衣被相逢二三叟相慶更相慰
不圖田里嘆轉作謳歌喜醜顏溢鄉老歡聲浹鄰比

餘波賸沾丐罔功有餘愧攄毫頌公德拜手反公賜
長安咫尺天政聲轉聞易嘉汝罄昔績寬予克湯備
歸袞陳歸禾徑綸展斯志

己酉夏詠月巖

老蟾竊靈藥墮魄下塵寰迹誤采石江名虛巫峽山
長風送之來寄影千丈巖列壁當層雲虛白生光寒
婆娑仙桂影中着孤根蟠宛、孝扇初盈、一鉤彎
如出滄海頭半揭煙霄端風雨不改度晦朔從循環
山靈奪天目作此奇哉現閱盡來去人了不蒼其顏
所欠斷螯始一闕難磨鏡憑誰駕長梯取置懷袖間
為施玉斧工修作宝鑑團豈無女媧之手呂翁指運

此神造應非難何如存我真面目嫵媚一笑只作青
山看

詠了頭巖

我嘗采石山頭見娥眉且看濃粧淡抹西湖宜何物
老嫗生此兒又覩雙髻尤為奇五丁刻畫盤古時黛
綠常假山靈施春風閱盡不肯算素螺頭立鬢不絲
梳雲沐雨容為誰相逢婉婁是似之古今知幾徑品
題我困暑役何能詩祇疑前山月鑑故半虧嫦娥如
吝耶烏知非

庚戌過浯溪讀中興碑

浯山一何青浯水一何綠上有唐朝碑蒼崖与天矗

清廟做遺音靈武號實錄其筆走風雷其文貴金玉
曾經兩賢手足耀千載日後來紀名氏前錄後且續
豈無黃絹辭中寓白圭讀一辭不敢措我懼此碑辱
雖然勿泥古詠嘆豈不足嶽將降甫申吾皇車攻復
將墨東海水且汗南山竹勒功岱嵩頂豈但清溪曲

謁嶽廟

竭耒衡嶽山未窮衡嶽境焚香赤帝殿恭祈國壽永
婆娑禹栢山僅窺虬龍影枝分寓派別功与天地準
悅亭万竹間倚立甫俄頃披雲挹蒼翠俗慮頓甦醒
王事屬有程山容看難盡歸來短篷底夢斷青松徑
雲開為韓子雪霽朱張詠必如三先生人与此山称

我生茅培塿安敢喬嶽並好峯七十二詎可一朝竟
男兒万里眼長嘯付一瞬終朝摘星斗寘身祝融頂

詠衡嶽禹柏

我來衡山下古梵見老柏林然星壑分豈有神明刀
風霜飽更練雨露富培植嶽靈共長以造化予消息
本盛柯葉茂夫豈一朝積中斷尋復續生意仁一脉
亦由功万世何止祚四百五子嘆將否一旅少康出
此殆皇天意髣髴留禹迹倚為赤帝佐正此蒼官色
存古追蠹在比休元圭錫稽首千万年五丁謹封植

跋曾玉堂訓子十詩

玉堂義方訓十字衍而六百十六言一門翁季自師

友盡出季問之根源彼援貽書誠敦嚴暨祖以義名
沉渾爭如此作音哉味足使聞者推而尊雖然責善
友之義仕教之忠古皆爾讀其詩可知其人非是父
不生是子書紳我亦且服膺過庭夫豈弗由禮觸屏
教調勢利徒得不為之望風愧

和士友傳勉之喜兩韻

先生本不季軍旅未護荊州國門戶慚無善政格休
證未能兩十子風五今年甫幸登麥喜入夏又以槁
苗苦驕陽旱地教赤身願為駢措無所辦香惟有
老天告難以中心共人語當知歲計國計閱不但區
區飽吾楚我恃皇穹不絕物寧忍赤子失其乳弥旬

果尔三沛澤廉間西郊与南畝灌園遂省桔槔力行
道奚憂豆罽呼農皆眉間有色喜士亦曾中以奇吐
炎埃万里一洗空手扇為之却執羽我願天地朝野
和常若淵泉以時溥多謝豐隆屏翳已奏功毋使吾
民復咨雨

詠荊州瑞蓮

物有出乎其類者則為瑞一枝而雙芳蓮之瑞
也然而已不多見淳祐壬子六月荊州書記解
治方池有千葉蓮盛開客蜀人費康居之持以
相示有雙花者三花者有四五六花而同一帶
者盈池類然不一二數也余嘗謂禾不必同穎

麥不必兩歧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即是上瑞是
花若無足誇者客有謂昔人以王儉幕府為蓮
池荊州環郡城面々芙蓉是花不開於他所而
開於幕廨顯人物之盛也余因其言而推之是
花豈特為荊州地哉先儒以蓮為花之君子吾
皇登崇雋良聚在本朝茅拔而並連肩摩而袂
接方將與太平之階水神有靈獻此嘉產所以
表朝多君子之慶是不可不記也某用刻之梓
繫之以詩曰

蓮之為瑞固有之水神豈肯輕鍾奇雙花僅見子厚
表並蒂掌著原父詩未如今年荊州幕拔萃出類羅

方池二花三花四五花至於六花同一枝根發太華
玉井藕彷彿函德銅池芝曉未朝日千葉開宛若羣
玉齋傾葵化二示人厥有象豈止綠汎而紅依花中
獨此踈君子愛蓮有說聞濂溪方今衆矣聚本朝左
右周召而臯夔朝和物和天地和薦此千載之一時
主人生平不好異一見錯愕開准眉此天產也豈人
力賦此直欲同僚知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二十五



卷一